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山堂肆考卷一百二十五　明　彭大翼　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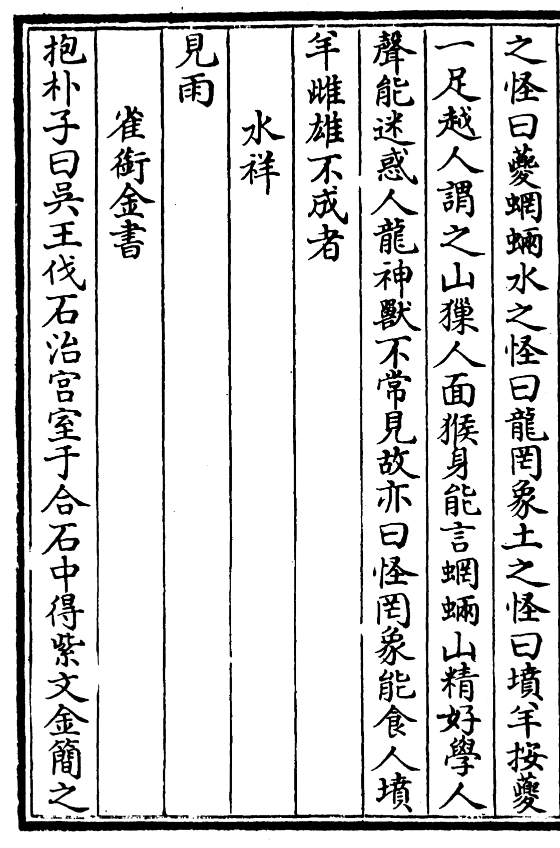
文學

博學

禮記博聞彊識而讓者謂之君子

土怪

國語季桓子穿井獲如土缶其中有羊焉使問之仲尼曰吾穿井而獲狗何也對曰以某所聞羊也丘聞之木



之怪曰夔蝄蜽水之怪曰龍罔象土之怪曰墳羊按夔一足越人謂之山獠人面猴身能言蝄蜽山精好學人聲能迷惑人龍神獸不常見故亦曰怪罔象能食人墳羊雌雄不成者

水祥

見雨

雀銜金書

抱朴子曰吳王伐石治宮室于合石中得紫文金簡之

書不能讀遣使問仲尼而欺仲尼曰吳王閒居有赤雀銜書以置殿上不知其義故遠咨呈仲尼曰此乃靈寶之方長生之法禹之所服隱在水邦年齊天地朝于紫庭者也禹將仙化封之名山石函之中今乃赤雀銜之殆天授也

隼貫楛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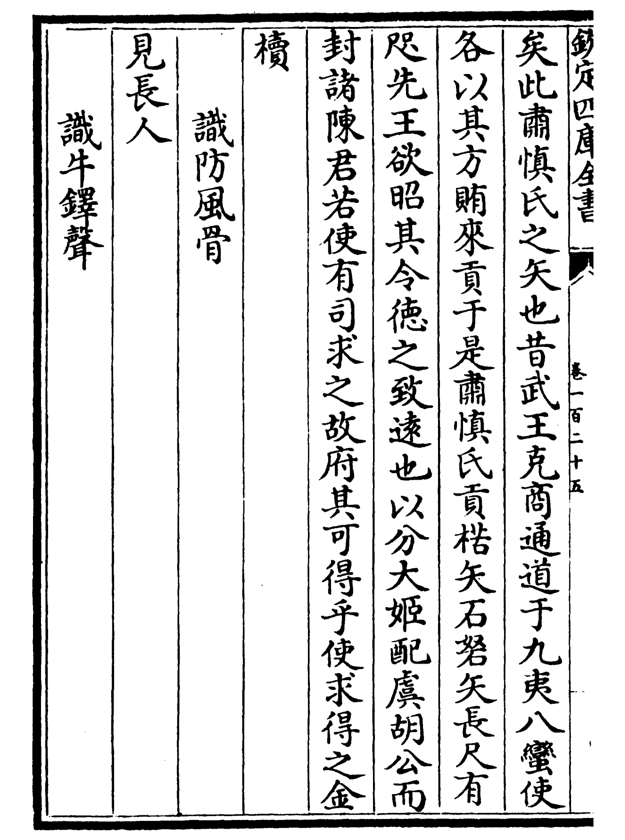
國語孔子在陳有隼集于陳侯之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砮矢長尺有咫陳惠公使問仲尼仲尼曰隼之來也遠

矢此肅愼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八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于是肅愼氏貢楛矢石砮矢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徳之致遠也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君若使有司求之故府其可得乎使求得之金櫝

識防風骨

見長人

識牛鐸聲



晉荀勗字公曾于路逢趙賈人牛鐸識其聲及掌音樂
未調乃曰得趙之牛鐸即諧矣遂下郡國送鐸音樂遂
調

預知廟災

家語孔子在陳陳侯就之燕遊焉行路之人云魯司鐸
災及宗廟以告孔子子曰所及者其桓僖之廟陳侯曰
何以知之子曰禮祖有功而宗有德故不毀其廟今桓
僖之親盡矣又功德不足以存其廟而魯不毀是以天

災加之三日魯使至問焉則桓僖也

類知哭聲

家語孔子在衛昧旦晨興顔回侍側聞哭聲甚哀曰此哭聲非但為死者而已又有生離别者也孔子曰何以知之對曰回聞桓山之鳥生四子焉羽翼既成將分于四海其母悲鳴而送之哀聲有似于此謂其往而不返也回竊以音類知之孔子使人問哭者果曰父死家貧賣子以塟與之長訣子曰回也善于識音矣

螽見失閏

家語季康子問于孔子曰今周十二月夏之十月而猶有螽何也對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季康子曰所失者幾月也孔子曰於夏十月火既沒矣今火見再失閏也

麟出非時

家語叔孫氏之車士曰子鉏商採薪于大野獲麟焉折其前左足載以歸叔孫以為不祥棄之郊外使人告孔

子曰有麐而角者何也孔子往觀之曰麟也胡為來哉反袂拭面涕泣沾衿叔孫聞之然後取之子貢問曰夫子何泣爾孔子曰麟之至為明王也出非其時而見害吾是以傷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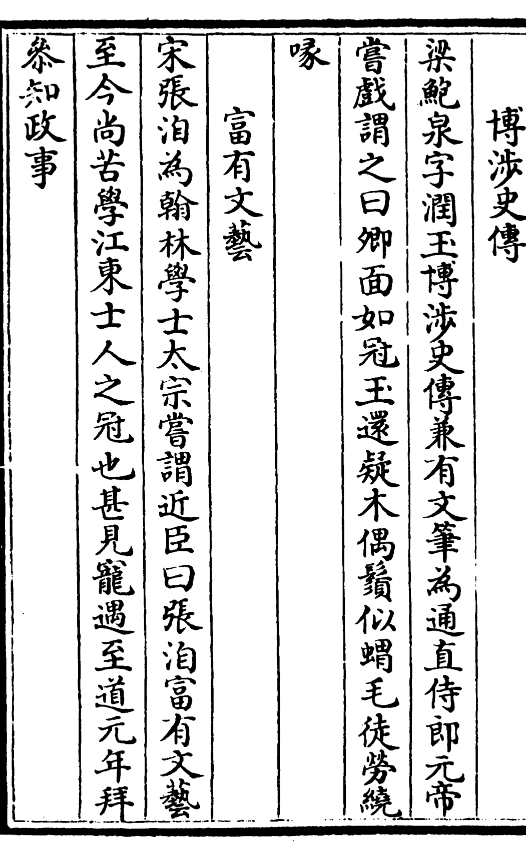
探魚脅

仲尼困于陳蔡夜絃歌于堂上有異人披甲持戈立于庭子路與鬭不勝仲尼諦視之語子路曰何不探其脅子路遂探其脅即時而落乃巨魚也剖而食之明日遂

行

望馬光

家語顔回望呉門白馬見一疋練孔子曰馬也然則馬之光景一疋長耳故後人號馬為一疋又續博物志顔回與孔子俱上泰山東南望呉昌門外孔子見白馬指謂回曰若見呉昌門乎回曰見之有繫練之狀孔子撫其目而止之未幾回髮白齒落遂以病死蓋精力不及聖人而強役之也



博涉史傳

梁鮑泉字潤玉博涉史傳兼有文筆為通直侍郎元帝嘗戲謂之曰卿面如冠玉還疑木偶鬚似蝟毛徒勞繞喙

富有文藝

宋張洎為翰林學士太宗嘗謂近臣曰張洎富有文藝至今尚苦學江東士人之冠也甚見寵遇至道元年拜參知政事

辨豕

家語卜商反衛見讀史志者云晉師伐秦三豕渡河子夏曰非也己亥耳讀史志者問諸晉史果曰己亥于是衛以子夏為聖

悟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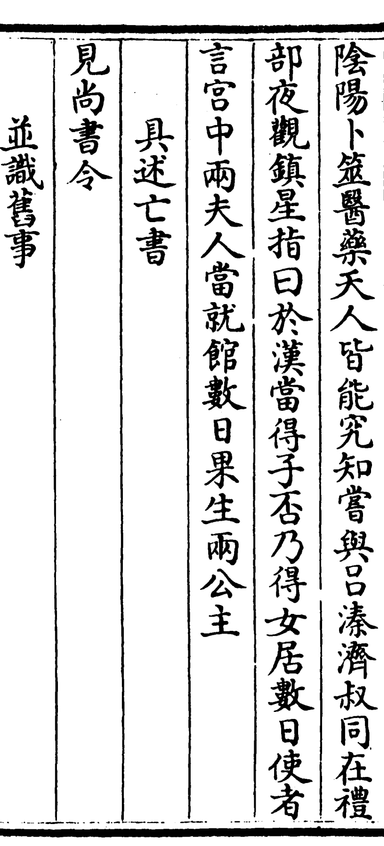
見夢感又駱賓王文曰識吳門之白馬卜將聖之多能悟晉國之黃熊見君子之博物

能讀墳典

左昭十二年楚靈王與右尹子革語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對曰臣嘗聞焉昔周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没于祇宫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逺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徳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于難注云三墳即伏羲神農黄帝

之書也五典即少昊顓頊高辛唐堯虞舜之書也八索八卦之説九丘九州之志謀父祭公名周卿士也招祈父名周司馬也臣子革自稱問問于倚相也言問穆王近事且不知若問墳典之遠事倚相又安能曉其義蓋激發靈王之問倚相以寓規諫之意不能自克以及于難謂王能感悟子革之言卒不能自克其求鼎求田之欲以及于嬴弑之難也

能究天文



宋劉攽字貢父學問廣博自浮屠老子以及山經地志陰陽卜筮醫藥天人皆能究知嘗與呂溱濟叔同在禮部夜觀鎮星指曰於漢當得子否乃得女居數日使者言宮中兩夫人當就館數日果生兩公主

具述亡書

見尚書令

並識舊事

南宋王淮之字元曽自曽祖彪之祖父臨之約之家世

相傳並識江左舊事緘之青箱世謂之青箱王氏學淮之究識舊儀問無不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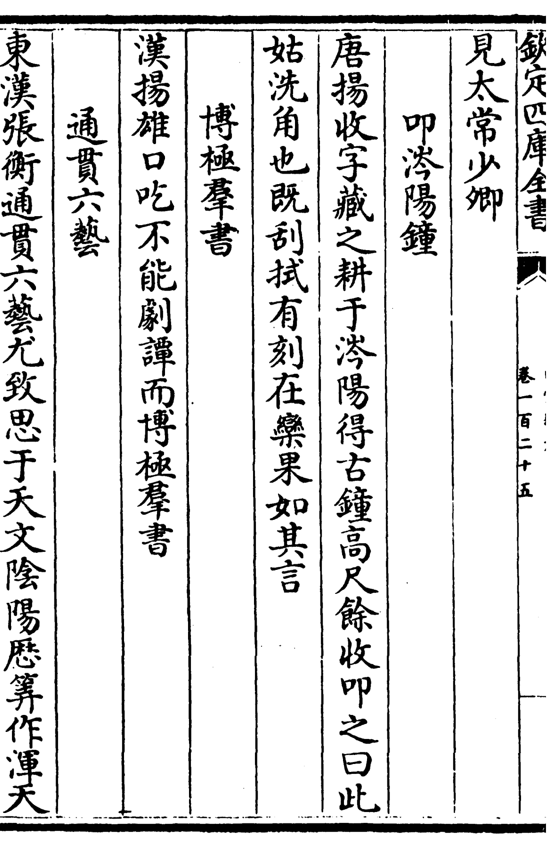
誦道旁碑

見碑

知山下簡

嵩山之下有古簡一枚上有兩行科斗書張華問束皙皙曰此漢明帝顯節陵策文也檢驗果然

識鎛于樂



見太常少卿

叩涔陽鐘

唐楊收字藏之耕于涔陽得古鐘高尺餘收叩之曰此姑洗角也既刮拭有刻在欒果如其言

博極羣書

漢揚雄口吃不能劇譚而博極羣書

通貫六藝

東漢張衡通貫六藝尤致思于天文陰陽歴筭作渾天

儀著靈憲經

鼠獄雞碑

見神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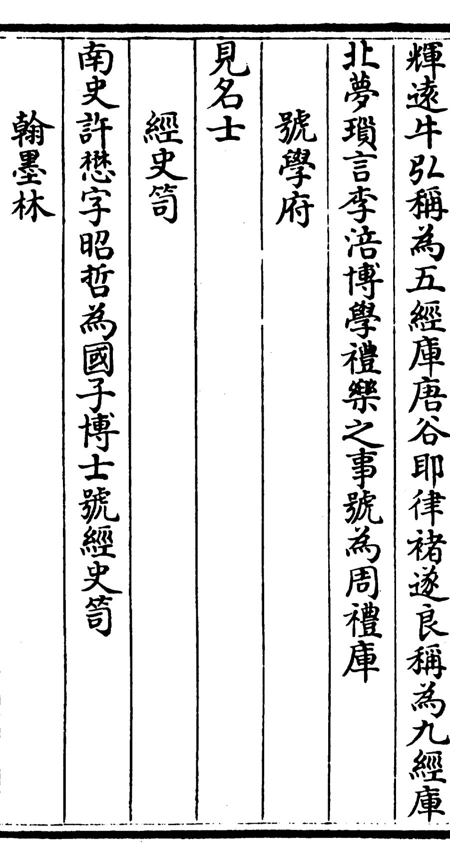
經苑學海

任永何休皆東漢人俱博學人稱永為經苑休為學海

又謂鄭康成為經神

號武庫

晉杜預字元凱朝野號為杜武庫言無所不有也又房



輝遠牛弘稱為五經庫唐谷耶律褚遂良稱為九經庫

北夢瑣言李涪博學禮樂之事號為周禮庫

號學府

見名士

經史笥

南史許懋字昭哲為國子博士號經史笥

翰墨林

文選云游思竹素園寄詞翰墨林按竹素古人所以書

者即典籍也翰筆也曰園曰林皆言其廣而且多也人之博學者正如園林之無所不聚云

書廚

齊陸澄字彦深好學博覽無所不知時王儉自以為所學過于澄澄待儉語畢談及所遺漏數十條皆儉所未覩乃嘆服曰陸公書廚也又五代朱遵度博學號幕府書廚又謂之朱萬卷時有朱昂少好學人目為小萬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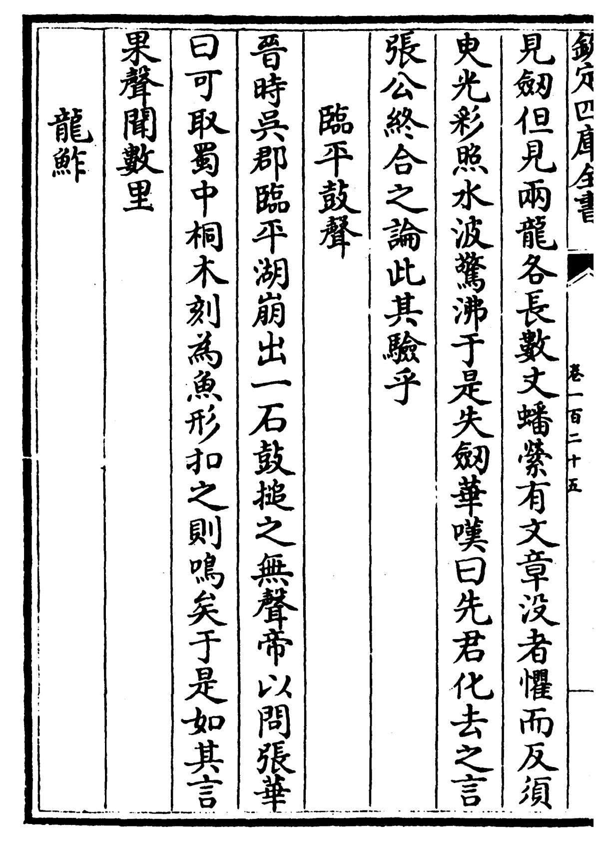
書簏

唐李邕字泰和父善淹貫今古不能屬辭人號書麓

豐城劒氣

晉書初吳之末滅斗牛之間常有紫氣張華聞豫章雷煥妙達緯象乃要煥宿因登樓仰觀煥曰寶劒之精上徹于天耳華曰吾少時相者言吾年出六十位登三事當得寶劒佩之斯言豈效歟因問曰何在煥曰在豫章豐城華即補為豐城令煥至掘獄屋基得一石函中有雙寶劒並有刻題一曰龍泉一曰太阿其夕斗牛間氣

不復見焉煥以南昌西山北巖下土拭劒光芒艷發遣使送一劒幷土與華留一自佩或謂煥曰得兩送一張公豈可欺乎煥曰本朝將亂張公將受其禍此劒當繫徐公墓上矣靈異之物終當化去不永為人服也華得劒受之曰干將也莫邪可復至否雖然天生神物終當合耳因以華陰土一觔勝西山者致煥煥更以拭劒劒益精明後華被誅失劒所在煥卒子華為州從事攜劒行經延平津劒忽從腰間躍去墮水使人沒水取之不



見劒但見兩龍各長數丈蟠縈有文章没者懼而反須臾光彩照水波驚沸于是失劒華嘆曰先君化去之言張公終合之論此其驗乎

臨平鼓聲

晉時吳郡臨平湖崩出一石鼓搥之無聲帝以問張華曰可取蜀中桐木刻為魚形扣之則鳴矣于是如其言果聲聞數里

龍鮓

晉陸機嘗餉張華鮓時賓客滿座華發器便曰此龍肉也衆未之信華曰試以苦酒濯之必有異既而五色光起機還問鮓主果云園中茅積下得一白魚質狀殊常以作鮓過美故以相獻

髦毛

晉惠帝時有人得毛長三丈以示張華華憮然曰此謂海髦毛也出則天下亂

對漢宮制度

晉武帝嘗問張華漢代宫室制度及建章宫千門萬户華應對如流聽者忘倦畫地成圖左右屬目人比之子産

記宋都典故

袁伯長學士博聞洽識江左絶倫嘗語張伯雨曰宋東都典故能以歲記之度江以後事能以月記之

晉庫雉鳴

晉武庫封閉甚密其中忽聞雉雊張華曰此必蛇化為

雉也開視雉側果有蛇蜕

唐宮雉集

唐褚遂良字登善亮子也貞觀中為起居郎博涉文史時雉數集宮中帝問何祥也遂良曰昔秦文公時有二侲子化為雉雌鳴陳倉雄鳴南陽文公得其雌遂雄諸侯始為寶雞祠漢光武得其雄起南陽有四海陛下本封秦故雌雄並見以告明德帝悅曰人之立身不可無學遂良所謂多識君子哉

燃石

此石出瑞州高安縣色黄白而疎理水灌之則熱置鼎其上可以熟物晉元康中雷煥入洛持以示張華華曰此燃石也

威斗

見墳墓

知勞薪炊

晉荀勗嘗在武帝坐進飯謂在坐人曰此勞薪所炊帝

遺問膳夫實用故車脚世服其明識

辨古塜器

見太常少卿

振鐸得鐘

唐李嗣真字承胄趙州人太常鈌黄鐘鑄不成嗣真居崇業里疑土中有之不得其所偶于道上逢一車有鐸聲甚厲嗣真曰宫聲也市以歸振于空地若有應者掘之得鐘衆樂遂和

據圖按曲

唐王維客有按樂圖示之者無題識維徐曰此霓裳第三疊最初拍也引工按曲果然

辨中山銘

鄭欽說通歷術號博物初梁大同四年七月任昉于中山得銘曰龜言土筮言水甸服黄鐘啟靈祉瘞在三上庚墮遇七中已六千三百浹辰交二九重三四百圯當時莫能辨因戒諸子世世訪人問之至五世孫升之隱

居商洛寫以授鄭欽說欽說出使得之于長樂驛行三十里忽悟曰甸服五百里黄鍾十一也由大同四年却數至漢建武四年凡五百一十一年葬以三月十日庚寅三上庚也圯以七月十二日己巳七中己也泱辰十二也自建武四年至大同四年七月十六日凡六千三百一十二月月一交故曰六千三百泱辰交二九十八也重三六也建武四年距大同四年七月十二日為十八萬六千四百日故曰二九重三四百圯升之大驚服其智

辨古鼎文

朱梁張同居洛陽浚甘泉得古鼎有篆文曰魏黃初元年春二月匠吉干造同以為竒其子策年十二啟其父曰漢建安二十五年曹公薨改元建康是歲十月文帝受漢禪始號黃初元年無二月明矣鼎文何謬耶同驚異亟取魏志展讀果驗宗族竒之

通氏族學

唐殷踐猷字伯起通氏族歷數醫方等學號五總龜謂

龜一千年五聚問無不知也

知古今事

唐高仲舒博通典籍與崔琳同為中書舍人宋璟為相以古事問仲舒今事問琳姚崇亦嘗欲知古事問仲舒今事問齊澣

取書千卷

南宋褚淵字彥回幼博學有清譽父卒悉推家財與弟惟自取書千卷而已

市書萬卷

五代孫降衷眘州人博學慷慨有識量孟蜀時以事至洛陽見宋太祖于潛邸知其非常人傾心事之及太祖即位授眘州別駕賜田遣歸于眉市書萬卷而還

畀鼠

孔帖盧若虛多才博物時辛怡諫為職方有獲畀鼠者豹首虎聰大如拳怡諫謂之鼨鼠若虛曰非也此許慎所謂鼩鼠豹文而形小一座驚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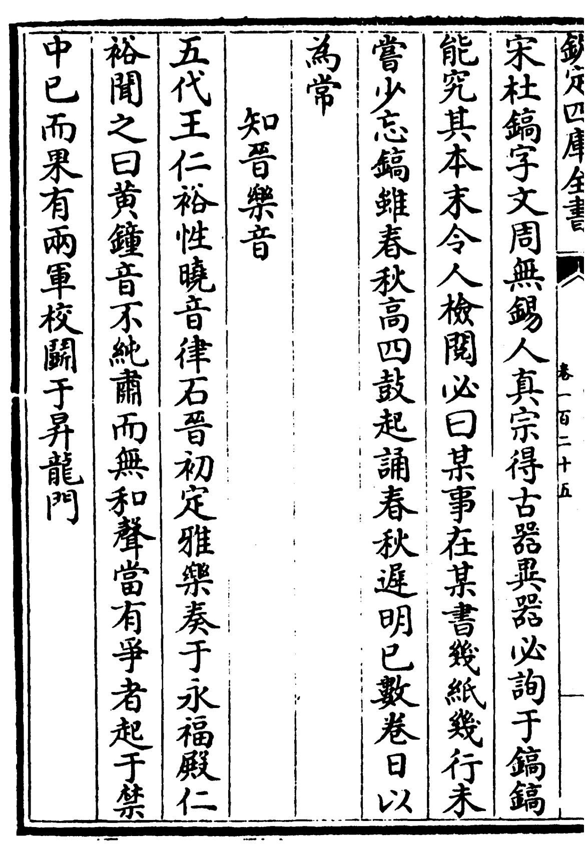
殘麞

孔帖江南李嗣主於殿庭忽見殘麞一脚視之乃獸食之餘詢宿衛莫知所以使人詢陳陶陶曰昨暮乃狼星直日故耳嗣主嘆曰真鴻儒矣

多識朝廷故事

唐竇威字文蔚時禮典湮闕威多識朝廷故事裁定制度帝語裴寂曰威今之叔孫通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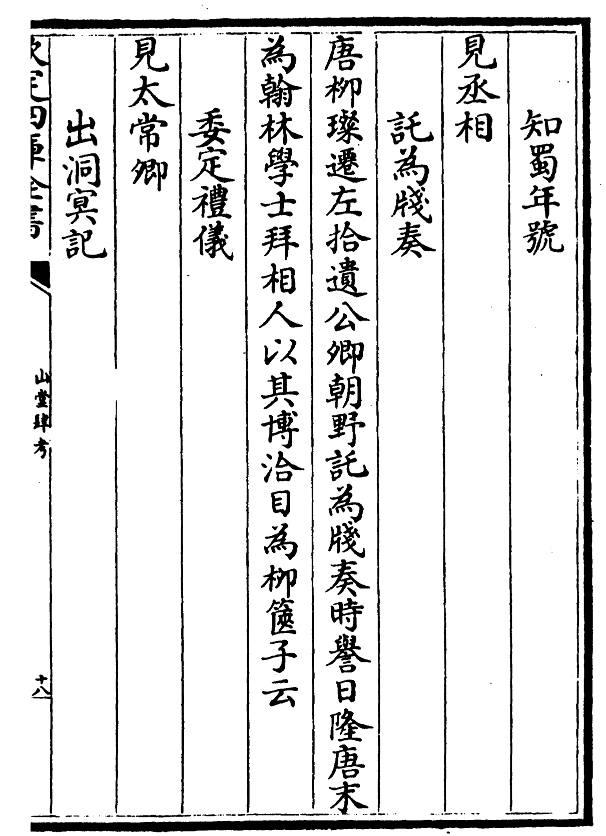
能究異器本末



宋杜鎬字文周無錫人真宗得古器異器必詢于鎬鎬能究其本末令人檢閲必曰某事在某書幾紙幾行未嘗少忘鎬雖春秋高四鼔起誦春秋遅明已數卷日以為常

知晉樂音

五代王仁裕性曉音律石晉初定雅樂奏于永福殿仁裕聞之曰黄鐘音不純肅而無和聲當有爭者起于禁中已而果有兩軍校鬬于昇龍門



知蜀年號

見丞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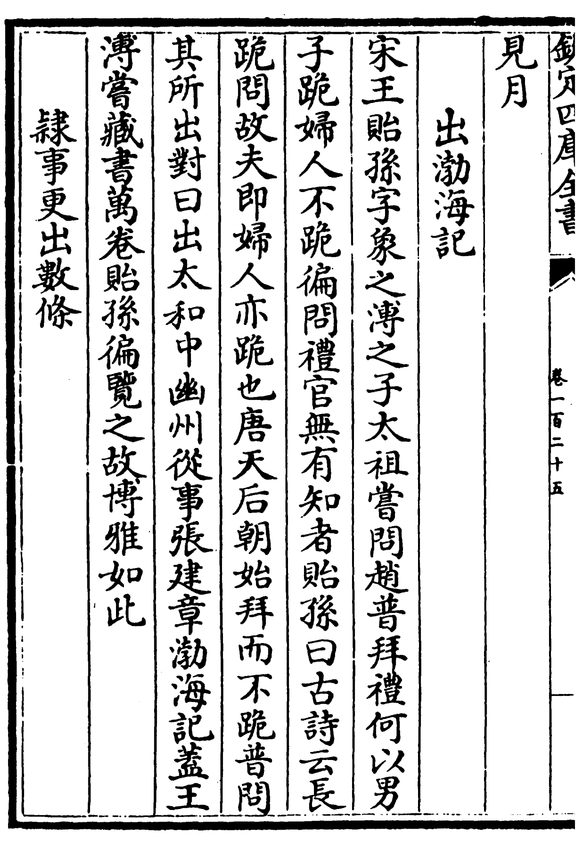
託為牋奏

唐柳璨遷左拾遺公卿朝野託為牋奏時譽日隆唐末為翰林學士拜相人以其博洽目為柳篋子云

委定禮儀

見太常卿

出洞冥記



見月

出渤海記

宋王貽孫字象之溥之子太祖嘗問趙普拜禮何以男子跪婦人不跪徧問禮官無有知者貽孫曰古詩云長跪問故夫即婦人亦跪也唐天后朝始拜而不跪普問其所出對曰出太和中幽州從事張建章渤海記蓋王溥嘗藏書萬卷貽孫徧覽之故博雅如此

隸事更出數條

南史王儉在尚書省出巾箱几案雜服飾令學士隷事多者與之人人各得一兩物陸澄後來更出諸人所不知各數條并舊物奪去

贈縑奉還五疋

湘山野録宋夏英公鎮襄陽遇赦賜致仕年高者束帛時太監胡旦瞽癈在襄英公選縑十疋贈之胡得縑以手捫之曰寄語舍人何寡聞如此奉還五疋請檢韓詩外傳及服虔賈誼諸公所解束帛自可見證英公檢之

果見三代束帛束脩之制十挺之脯其實一束也束帛則卷其帛為二端五疋遂見十端夏由是少沮

疏入閤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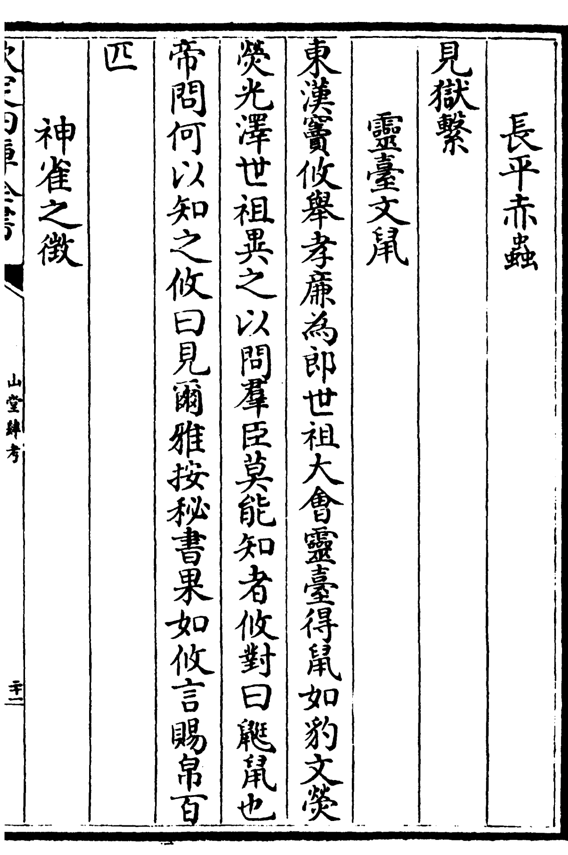
宋劉敞字原父在詞掖有立馬揮九制之才歐陽文忠公嘗折簡問入閤之禮起于何年閤是何殿開延英起于何年五日一起居遂廢正衙不坐起于何年三者孤陋所不詳乞示本末公方與客對食曰明日當為答已而復追回令立俟報就坐中疏入閤事詳盡無遺歐大

驚曰原父博學不可及也後歐公脩五代史載入閣一段事即答簡所云劉公嘗私謂所親曰好個歐九極有文章可惜不甚讀書耳蘇東坡後聞此言曰軾輩將若何按唐故事天子日御殿見羣臣曰常叅朔望薦享諸陵寢有思慕之心不能臨前殿則于便殿見羣臣曰入閤宣政殿前殿也謂之衙衙有仗紫宸殿便殿也謂之閤天子不御前殿而御便殿乃喚正衙黄麾自東西閤門而入凡百官俟朝于正衙者皆隨之而入故謂之閤

此禮前古所未聞實自唐人始但倚正朝也其禮尊閤燕見也其禮殺或者不察而以入閤儀注為朝廷非常之禮則失唐人之本意矣

識受命符

宋李公麟字伯時博學好古多識奇字工草書善圖畫紹聖五年朝廷得玉璽下禮官諸儒議言人人殊公麟以為秦璽用藍田玉今玉色正青而書以龍蛇魚鳥為文著受命之符真李斯所為也議由是定



長平赤蟲

見獄繫

靈臺文鼠

東漢竇攸舉孝廉為郎世祖大會靈臺得鼠如豹文熒熒光澤世祖異之以問羣臣莫能知者攸對曰鼮鼠也帝問何以知之攸曰見爾雅按秘書果如攸言賜帛百匹

神雀之徵

東漢顯宗時有神雀集宮殿官府冠羽有五色帝以問臨邑侯劉復不能對薦賈逵名問之對曰昔武王終父之業鸑鷟在岐宣帝威懷戎狄神雀乃集此胡降之徵也帝勅蘭臺給筆札使作神雀頌拜為郎與班固同校秘書

癡龍所出

唐韓定辭為鎮州王鎔書記聘燕帥劉仁恭舍于賓館命幕客馬彧延接馬有詩贈韓云邃林芳草綿綿思盡

日相攜陟麗譙別後巑嶅山上望羨君時復見王喬韓

於座酬之曰崇霞臺上神仙客學辨癡龍藝最多感德

好將銀管述麗辭堪與雪兒歌座賓頗疑銀管之僻他

日或答聘常山亦命定辭接于公館或從容問韓以雪

兒銀管之事韓曰昔梁元帝為湘東王時好學著書常

紀忠臣義士及文章之美者筆有三品忠孝全者用金

管書之德行清粹者用銀管書之文章贍麗者以斑竹

管書之故湘東之譽振于江表雪兒者李密愛姬能歌

舞每見賓寮文章奇麗入意者即付雪兒叶音律歌之

又問𤸎龍何出定辭曰洛下有洞穴曽有人誤墮穴中行數里許漸明曠見有宫殿人物凡九處至最晚所至處乃告饑一長人指庭中栢樹下一大羊令跪捋羊鬚三捋得三珠令食後所得者遂不饑復尋穴行出交州還洛問張華華云此地仙九館也大羊者名𤸎龍定辭復問或巑嶅山在何處或曰此隨郡之故事何謙光而下問由是兩相悅服結交而去

惡夫印

宋時有人獲玉印遺劉原父其文曰周惡夫印原父曰漢條侯印尚存于今耶或疑而問之曰古亞惡二字通用史記盧綰之孫他人封亞俗侯而漢書作惡谷是矣聞者大服按周亞夫封條侯

赫連刀

劉原父在長安有得古鐵刀以獻製作極巧下有大環以纒龍為之而其首類鳥人莫能識原父曰此赫連勃

勑所鑄龍雀刀所謂大夏龍雀者也鳥首葢雀云問之乃种世衡築青澗城掘地所得正夏疆故也

知象膽

宋太宗時後苑象斃上令取象膽剖腹不獲上問徐鉉鉉奏曰請于前左足求之須臾果得以進亟召問鉉對曰象膽隨四時在足今方二月故臣知在左足也按鉉初為南唐人與韓熙載齊名

識獸音

宋劉敞博學素知遼山川道里時順州有異獸如馬而食虎豹遼人不知其名以問敞曰此所謂駮也併言其形狀聲音皆如所見遼人益嘆其博物

共論猫事

徐鍇鉉之弟也嘗奉命撰史與兄共論猫事鉉共疏得二十事鍇曰未也適已憶七十餘事鉉曰楚金大能記明旦鍇云夜來復得數事鉉撫掌稱美

共疏驢事

輟耕録陳孚字剛中使交州有功授治中嘗與呂徽之相遇于道治中時尚布衣策蹇驢行見徽之風神高逺問曰君得非呂徽之乎曰然徽之亦問君得非陳剛中乎遂握手若平生歡因共蹠驢事徽之言一事治中答一事互至四十餘事治中已竭徽之曰我尚憶得某出某書復三十餘事治中深嘆以為不能及

神策軍本末

唐將乂字德源博學彊記有史才唐貞元中為起居舍

人帝嘗登淩煙閣視左壁頽剥字多漫缺名乂問之對曰此聖歴中侍臣圖讃也口誦不失一字會詔問神策軍建置本末又條攄甚詳宰相高郢鄭珣瑜嘆曰集賢有人哉明日詔兼判集賢院事

昆明池開創

見史官

器名服匿

齊竟陵王蕭子良嘗得古器小口方腹而底平可將七

八升以問常侍陸澄陸曰此名服匿漢時單于以與蘇武子良後詳視器底有字彷彿可識如澄所言

物名腕釧

唐文宗一日問宰臣古詩云輕衫襯跳脫跳脫是何物宰臣未對上曰即今之腕釧也真誥言安妃有斵粟金跳脫是臂飾

渭橋浴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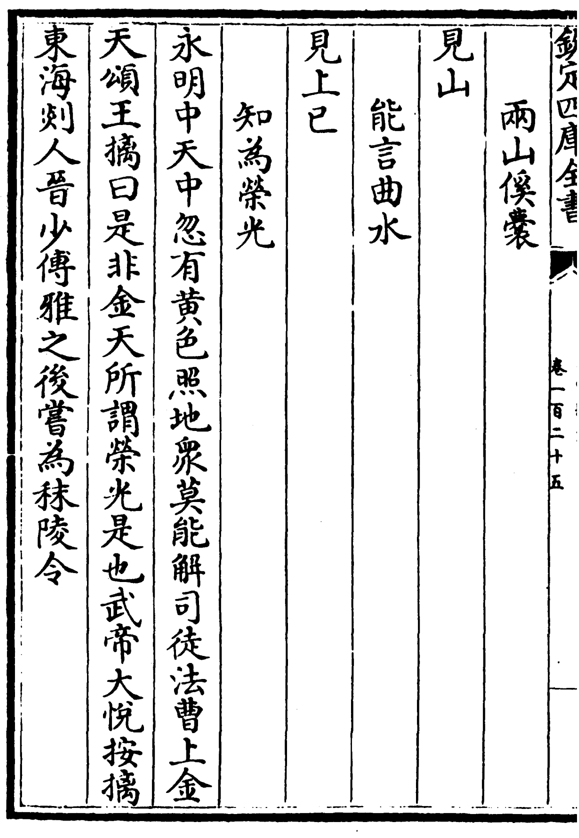
見渭

畢耳俞兒

見溪

古塚世子

宋孝武時青州人嘗發古塚有銘云青州世子東海女郎帝問學士鮑照徐爰蘇寶生皆不能悉賈希鏡對曰此是司馬越女嫁苟晞兒檢訪果然按希鏡平陽襄陵人祖弼之父匪之家傳譜學齊高帝嘗取希鏡為驃騎參軍



兩山谿囊

見山

能言曲水

見上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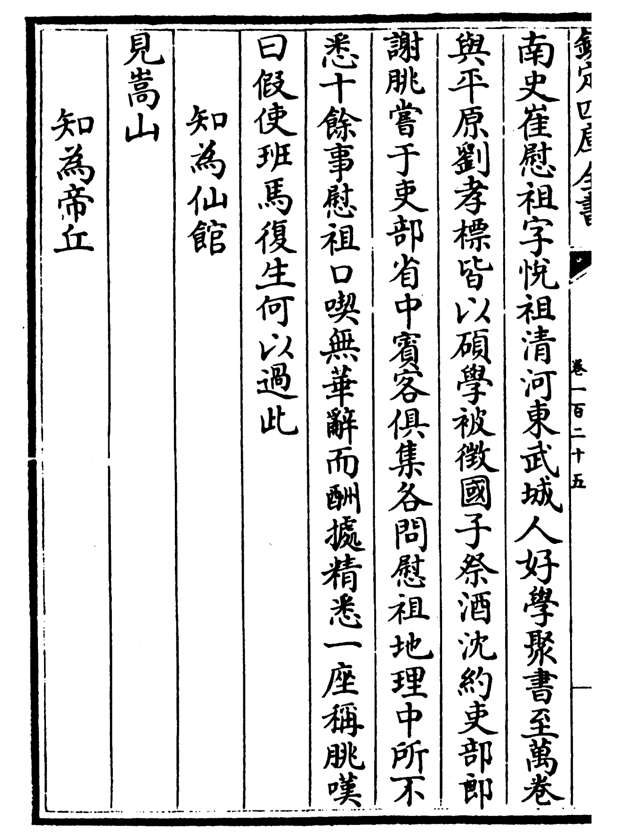
知爲榮光

永明中天中忽有黃色照地衆莫能解司徒法曹上金天頌王擒曰是非金天所謂榮光是也武帝大悅按擒東海郯人晉少傅雅之後嘗爲秣陵令

舉坐擊賞

王僕射儉嘗使賔客隸事多者賞之探索多窮唯廬江何憲為勝乃賞以五色簟白團扇憲坐簟執扇意氣甚得王摛後至僕射以所隸示摛語之曰卿能奪之不摛操筆便成事既與僻辭亦華美舉坐擊賞僕射命左右抽憲簟摛手自掣取扇登車而去僕射笑曰所謂有大力者負之而趨

一座稱服



南史崔慰祖字悅祖清河東武城人好學聚書至萬卷與平原劉孝標皆以碩學被徵國子祭酒沈約吏部郎謝朓嘗于吏部省中賔客俱集各問慰祖地理中所不悉十餘事慰祖口喫無華辭而酬據精悉一座稱朓嘆曰假使班馬復生何以過此

知為仙館

見嵩山

知為帝丘

唐高宗麟德二年冬十月車駕發東都至濮陽左相竇德玄騎從上問濮陽為帝丘何也德玄不能對許敬宗自後躍馬而前曰昔顓頊居此故謂之帝丘上稱善敬宗退謂人曰大臣不可以無學德玄曰人各有能有不能吾不強對以所不知此吾所能也李勣曰敬宗多聞信美矣德玄之言亦善也

出張鷟記

江南徐知諤嘗得畫牛一軸晝則嚙草欄外夜則歸卧

欄中知謌獻後注煜煜持貢闕下太宗張後苑示羣臣俱無知者僧録賛寧曰南倭海水或減則灘磧微露倭人拾方諸蚌腊中有餘淚數滴得之和色着物則晝隱而夜顯沃焦山時或風撓飄擊急有石落海岸得之滴水摩色染物則晝顯而夜晦諸學士皆以為無稽寧曰見張騫海外異物記後杜鎬檢三館書目果見于六朝舊本中載之

出元鳯撰

南史劉杳字士深平原人嘗在任昉坐有人餉昉㮨酒昉問劉曰酒有千日醉當是虛言劉曰桂陽程鄉有千里酒飲之至家而醉亦其例也昉大驚曰吾自當遺忘實不憶此劉曰出楊元鳳所撰置郡事元鳳是魏代人此書仍載其賦云三重五品商溪𢮦里時即檢楊記言皆不差

知故墉所在

梁太祖幸河北至內黄問李珽曰何謂外黄珽曰河南

有外黄下黄故此名内黄太祖曰外黄下黄何在斑曰秦有都尉理外黄其故墉在今雍州下黄為高齊所廢在今陳留太祖平生不愛儒者聞斑語大喜

知運道所經

宋金履祥以襄樊之師日急進牽制擣虛之策因備叙海舶所經凡州郡聚落下至巨洋别隖難易遠近歷歷可摭宋不能用後朱瑄張清進海運之利其所經海道視履祥先所上書無異人始服其精確

背誦儀禮

宋張端公伯玉字公達范文正公客也名重當世有一士人頗強記自負飲酒少雙求一朝士書牘為容持謁端公公命酒共酌三十許杯士人雄辯風生端公略不為動俄辭以醉端公笑曰量止此乎老夫當為君獨引矣遂自數十舉以手指其室中四櫃書曰吾衰病不如昔所能記憶者獨此耳君試自探一卷來吾為子誦之士人即櫃中偶探得儀禮以白端公端公語士人君宜

自舉其首士人如其言端公琅然背誦士人始駭服再拜以為真奇人

連書道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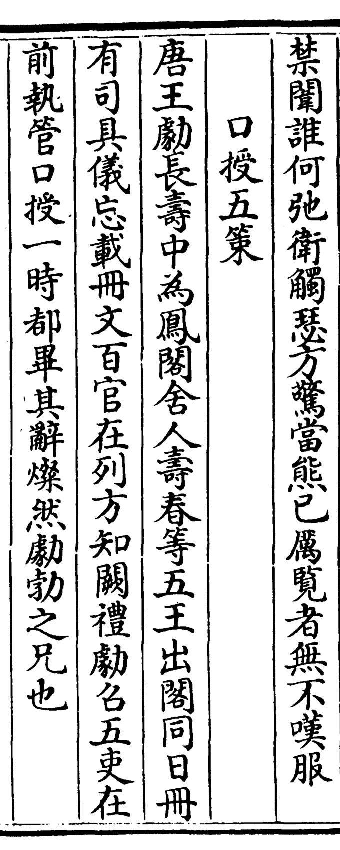
宋道士張伯雨號句曲外史初謁虞先生集先生不與言儒者事只問道家典故伯雨略相酬對或不能詳復問伯雨能作幾家符篆伯雨對不能先生曰集試書之以質是否連書七十二家伯雨嘆服輙下拜曰真吾師也自是交歎甚密與先生書必稱弟子

言列将行事

劉道原在洛陽與司馬溫公遊萬安山道旁有碑乃五代列将人所不稱道者道原即能言其行事終始不遺溫公歸驗之舊史信然

狀皇后哀冊

宋胡宿字武平奉勅撰溫成皇后哀冊當時受旨以溫成嘗因禁卒竊發捍衛有功而秉筆者不能文其實公用西漢䔍何羅觸瑟馮媛當熊二事以狀其意曰昔在



禁闈誰何弛衛觸瑟方驚當熊已屬覽者無不嘆服

口授五策

唐王勮長壽中為鳳閣舍人壽春等五王出閤同日冊有司具儀忘載冊文百官在列方知闕禮勮召五吏在前執管口授一時都畢其辭燦然勮勃之兄也

立揮九制

宋劉敞字原父直舍人院一日追封皇子公主九人命原父草制原父方下直為之立馬却坐一揮悉就各得

一體

博通書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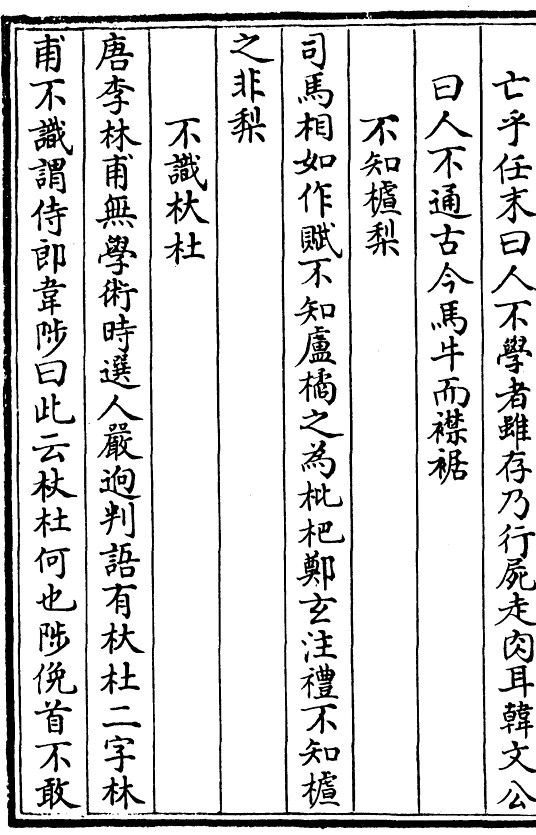
東漢寒朗博通書傳以尚書教授子弟舉孝廉科永平中為侍御史

博覽書記

晉干寶博覽書記以才器詔為著作郎

寡學

周原伯不說學閔子馬曰學殖也不殖將落原氏其



亡乎任末曰人不學者雖存乃行屍走肉耳韓文公曰人不通古今馬牛而襟裾

不知樝梨

司馬相如作賦不知盧橘之為枇杷鄭玄注禮不知樝之非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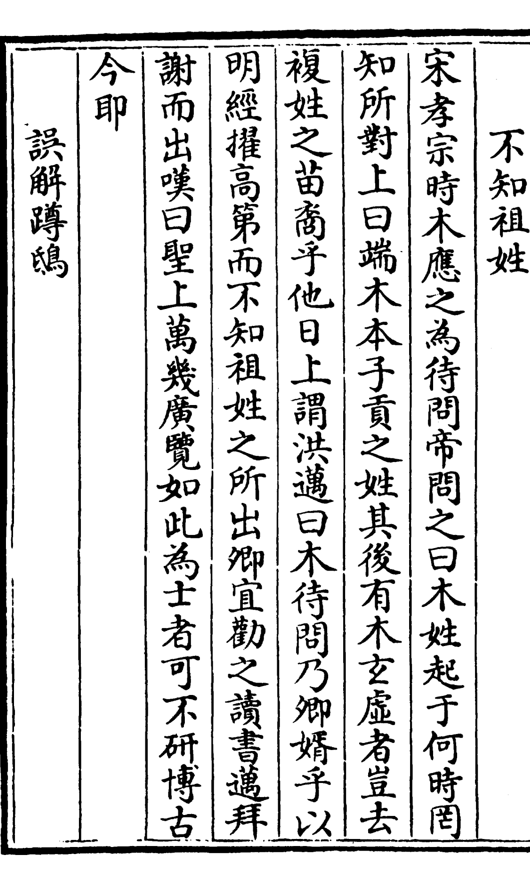
不識杕杜

唐李林甫無學術時選人嚴迥判語有杕杜二字林甫不識謂侍郎韋陟曰此云杕杜何也陟俛首不敢

言

名其先諱

國語范獻子聘于魯問具山敖山魯人以鄉對獻子曰不其為具敖乎對曰先君獻武之諱也獻子歸偏戒其所知曰人不可以不學吾適魯而名其二諱為笑焉唯不學也人之有學也猶木之有枝葉也木有枝葉猶庇蔭人而況君子之學乎注云獻伯禽之曽孫微公之子獻公具也武獻公之庶子武公敖也



不知祖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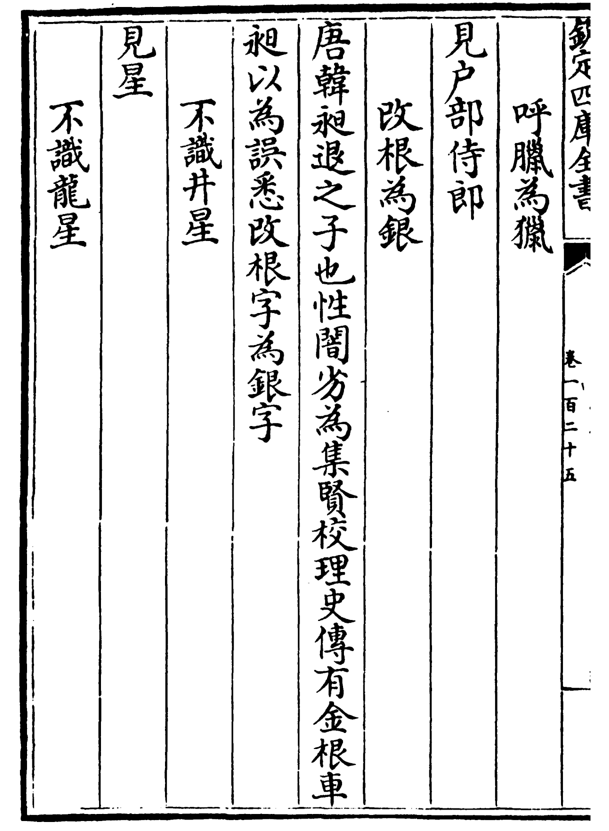
宋孝宗時木應之為待問帝問之曰木姓起于何時罔知所對上曰端木本子貢之姓其後有木玄虛者豈去複姓之苗裔乎他日上謂洪邁曰木待問乃卿婿乎以明經擢高第而不知祖姓之所出卿宜勸之讀書邁拜謝而出嘆曰聖上萬幾廣覽如此為士者可不研博古今耶

誤解蹲鴟

顏氏家訓云蜀都賦注解蹲鴟芋也江南有一權貴誤讀本草乃以爲羊字人有饋羊肉者答曰饋蹲鴟唐新語開元中馮先進入院校文選兼注釋解蹲鴟云今之芋中即是着毛蘿蔔也院中學士向外說蕭嵩聞之拊掌大笑

錯寫弄麞

職林太常少卿姜度誕子李林甫手書慶之有曰聞有弄麞之喜客視之掩口



呼臘為獵

見户部侍郎

改根為銀

唐韓昶退之子也性闇劣為集賢校理史傳有金根車昶以為誤悉改根字為銀字

不識井星

見星

不識龍星

北齊源師攝祠部嘗謂高阿那肱曰龍見當雩阿那肱驚曰何處龍見其色何如師曰龍星初見禮當雩祭非真龍也阿那肱怒曰漢兒多事強知星宿遂不祭

不識班固

唐張由古有吏才而無學術累歷臺省嘗于衆中嘆班固大才文章不入文選或曰兩都賦燕山銘典引等並入文選何為言無由古曰此並班孟堅文章何關固事聞者掩口而笑又謂同官曰昨買得王僧孺集大有道

理杜文範知其誤應聲曰文範亦買得張佛祀集勝于僧孺遠矣由古應之不覺

不知杜陵

宋乾道間林謙之為司業與正字彭仲舉遊天竺小飲論詩說到少陵妙處仲舉微醉忽大呼曰杜少陵可殺有俗子在鄰壁聞之遍告人曰林司業與彭正字在天竺寺謀殺人或問所謀殺者為誰曰杜少陵也不知是何處人聞者絶倒

終日不成一字

唐開元中李林甫領吏部尚書選事悉委侍郎宋遥苗晉卿時選人集者以萬計宋苗以御史中丞張倚之子奭為首安禄山言于上召入面試之得幸于上擢其子奭為首安禄山言于上召入面試之奭手持紙終日不成一字時人謂之曳白于是三人皆坐貶

移時不道一字

玉壺清話党進不識一字朝廷遣防秋于高陽辭朝日

進欲致詞閤門曰太尉邊臣不須如此進性強悍堅欲致詞執笏前跪移時不能道一字忽仰瞻天表厲聲曰朕聞上古其風朴略願官家好將息仗衛掩口後左右問曰太尉何故念此兩句進曰我常見措大愛掉書袋我亦掉兩句要得官家知我讀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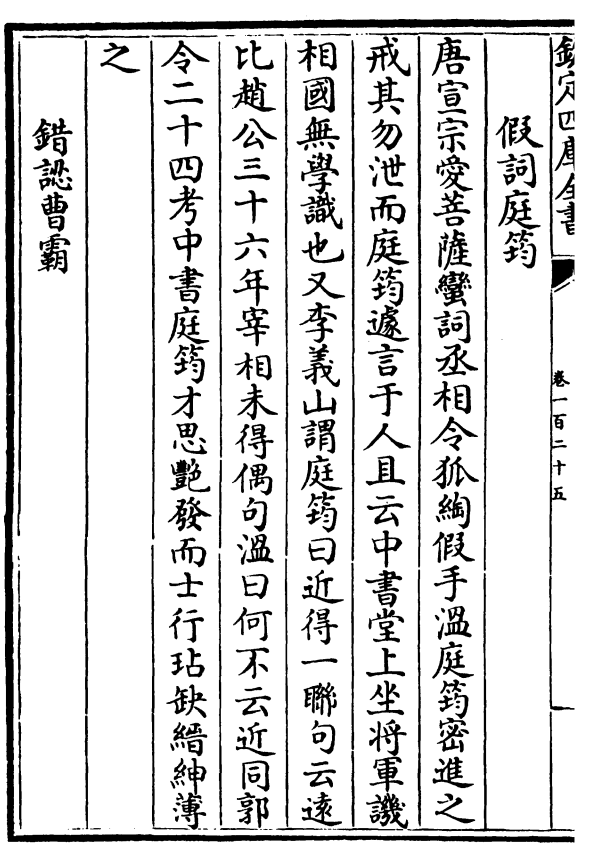
誤解字義

唐李建勳罷相出鎮豫章一日遊西山田間茅舍有老叟教村童公觴于其廬連食數梨賓僚有曰梨號五臟

刀斧不可多食叟笑曰鶡冠子云五臟刀斧乃離别之離非梨也葢離别傷懐有若刀斧遂就架取小冊振拂以呈丞相乃鶡冠子也

妄引書語

宋慶歷中河北大水仁宗憂形于色有走馬承受使臣到闕上問河北水災何如對曰懐山襄陵又問百姓何如對曰如喪考妣上詔閤門令後武臣上殿並須直說不得文飾



假詞庭筠

唐宣宗愛菩薩蠻詞丞相令狐綯假手溫庭筠密進之戒其勿泄而庭筠遽言于人且云中書堂上坐將軍譏相國無學識也又李義山謂庭筠曰近得一聯句云遠比趙公三十六年宰相未得偶句溫曰何不云近同郭令二十四考中書庭筠才思艷發而士行玷缺縉紳薄之

錯認曹霸

宋葛常之作韻語陽秋以三國吳人曹弗興錯認為曹霸

不通文字

五代安叔千狀貌堂堂而不通文字謂之沒字碑契丹犯京師叔千等迎之耶律德光曰是安沒字否當與汝一喫飯處又唐明宗時議置相孔循已薦鄭珏又薦崔協而任圜欲用李琪他日議于唐主前圜曰協雖名家子識字甚少號沒字碑臣既不學忝相位奈何更益以

協為天下笑乎唐主欲用馮道圜拂衣出稱疾不朝安重誨謂圜曰今方乏人協且備員可乎圜曰明公捨李琪而相崔協是棄蘇合之丸取蛣蜣之轉也

誤引故事

宋張仲文撰白獺髓云寧廟朝高文虎知貢舉以天子大采朝日為賦題而舉人困厄于此皆怨嘆後文虎作西湖放生池碑誤引故事及上殿墮笏失儀兩學齋舍裒金作綵帳以贈教禽獸伎人趙十一郎寓意以譏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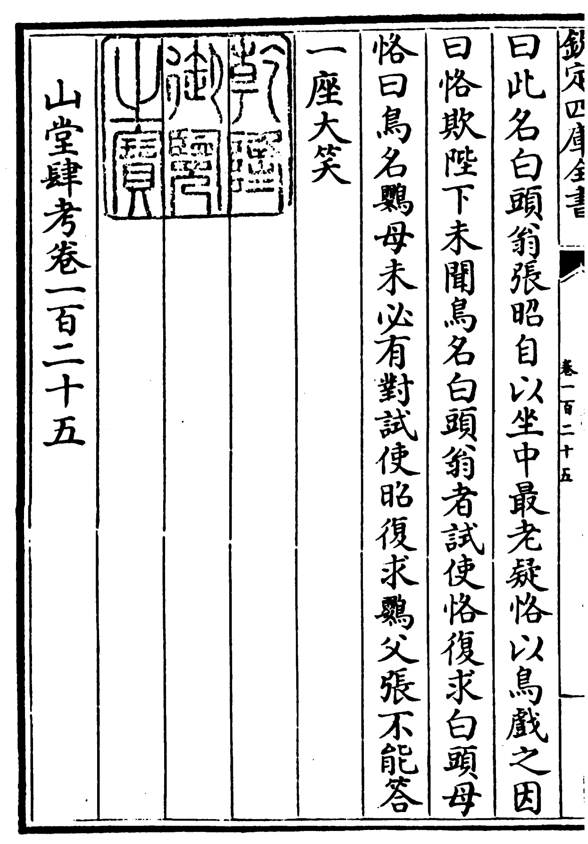
其中有云鼠猴搢笏而不失其儀士有所愧禽鳥誌書而咸知所出人反不如

妄信鳥名

清異録南唐王建封不識文義族子有動植疏俾吏録之其載鴿事以傳寫訛謬分一字為三變而為人日鳥矣建信之每人日開筵必首進此味

不知鳥名

昔有白頭鳥集吳殿前孫權問曰此何鳥也諸葛恪對



曰此名白頭翁張昭自以坐中最老疑恪以鳥戲之因曰恪欺陛下未聞鳥名白頭翁者試使恪復求白頭母恪曰鳥名鸚母未必有對試使昭復求鸚父張不能答一座大笑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山堂肆考卷一百二十六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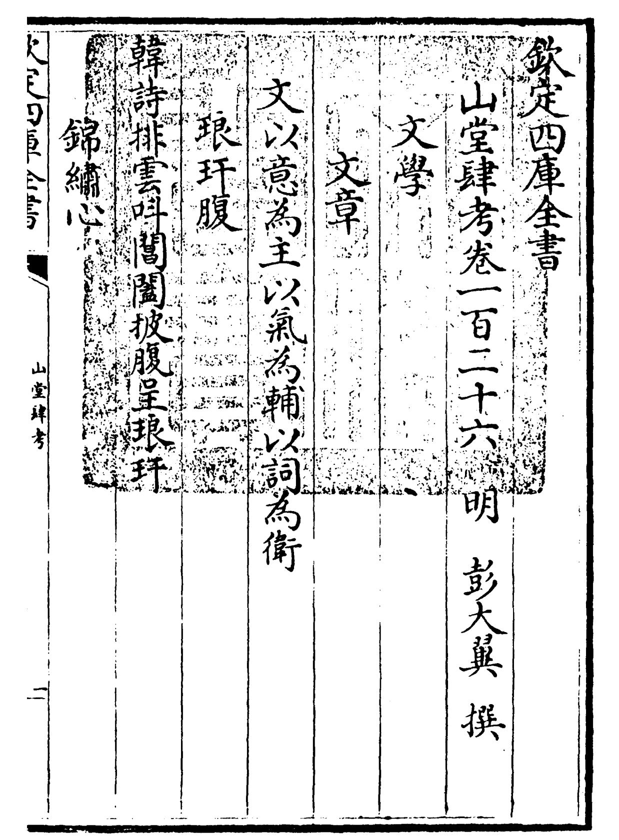
詳校官中書臣閔思毅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陸湘

謄録監生臣熊濂



山堂肆考卷一百二十六　明　彭大翼　撰

文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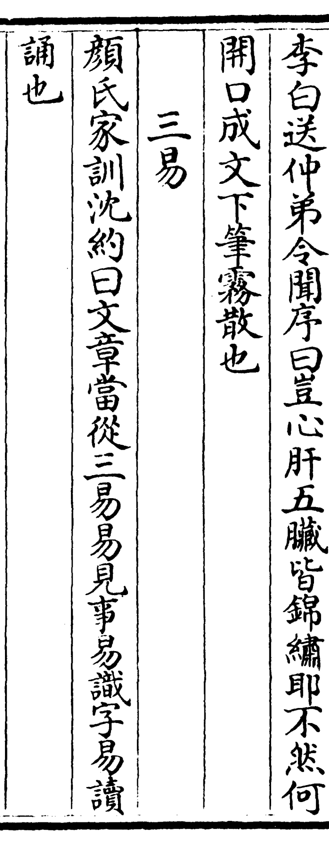
文章

文以意為主以氣為輔以詞為衛

琅玕腹

韓詩排雲呌閶闔披腹呈琅玕

錦繡心



李白送仲弟令聞序曰豈心肝五臟皆錦繡耶不然何開口成文下筆霧散也

三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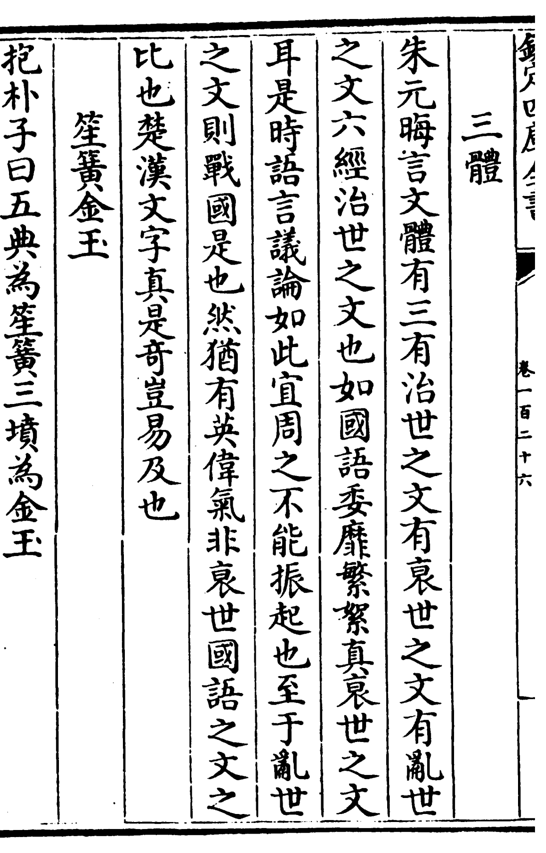
顔氏家訓沈約曰文章當從三易易見事易識字易讀誦也

三多

譚苑學者當取三多讀書多持論多著述多三多之中持論為難

三變

唐文藝傳序唐有天下文章無慮三變高祖太宗大難始夷沿江左餘風絺章繪句揣合低昂故王楊為之伯玄宗好經術羣臣稍厭雕琢崇雅黜浮氣益雄渾則燕許擅其宗大歷貞元之間美才輩出嚅嚌道真涵泳聖涯于是韓愈倡之柳宗元皇甫湜李翺等和之排逐百家法度森嚴抵轢晉魏上軋漢周唐之文宛然為一王法此其極也



三體

朱元晦言文體有三有治世之文有衰世之文有亂世之文六經治世之文也如國語委靡繁絮真衰世之文耳是時語言議論如此宜周之不能振起也至于亂世之文則戰國是也然猶有英偉氣非衰世國語之文之比也楚漢文字真是奇豈易及也

筌簹金玉

抱朴子曰五典為筌簹三墳為金玉

錦繡繒帛

世說有問秀才吳舊姓何如答曰吳府君聖王之老成明時之儁乂朱永長理物之至德清選之高望嚴仲弼九臯之鳴鶴空谷之白駒顧彥先八音之琴瑟五色之龍章張威伯歲寒之茂松幽夜之逸光陸士衡士龍鴻鵠之裴回懸鼓之待槌凡此諸君以洪筆為鉏耒以紙札為良田以玄默為稼穡以義理為豐年以譚笑為英華以忠信為珍寶著文章為錦繡藴五經為繒帛坐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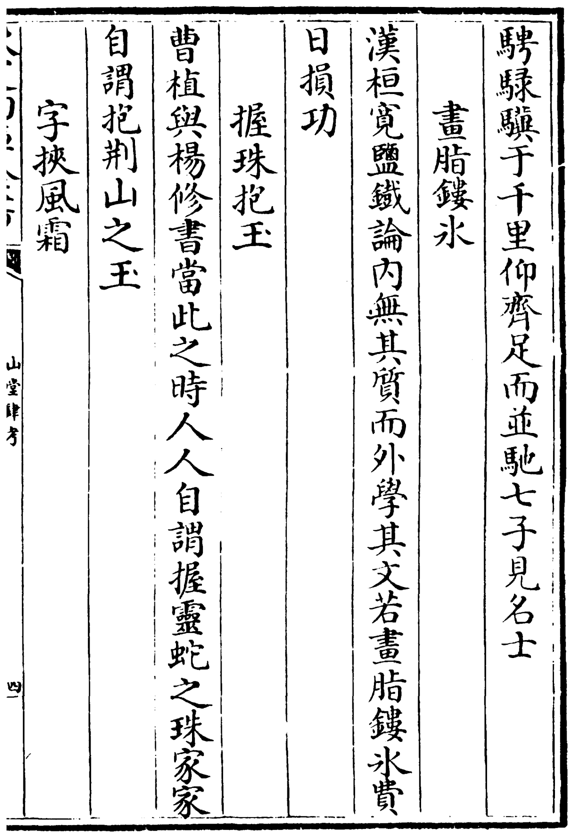
虛為席薦張義讓為帷幙行仁義為室宇修道德為廣宅按秀才蔡洪也吳府君吳展也永長朱誕字仲弼嚴隱字威伯張暢字

雕蟲

或問揚雄曰吾子少而好賦曰然此童子雕蟲篆刻壯夫不為也

騁驥

魏文帝典論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咸自



騁騄驥于千里仰齊足而並馳七子見名士

畫脂鏤氷

漢桓寛鹽鐵論內無其質而外學其文若畫脂鏤氷費

日損功

握珠抱玉

曹植與楊修書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

自謂抱荆山之玉

字挾風霜

西京雜記淮南王劉安撰鴻烈二十一篇自云字中皆挾風霜之氣揚子雲以為一出一入字直千金又黄叔度弟子無閭生李玄曰淮南王讀書三辟文如貫虹

篇連月露

隋李諤上書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盡是風雲之狀

馬遷奇氣

蘇子由曰太史公周覽天下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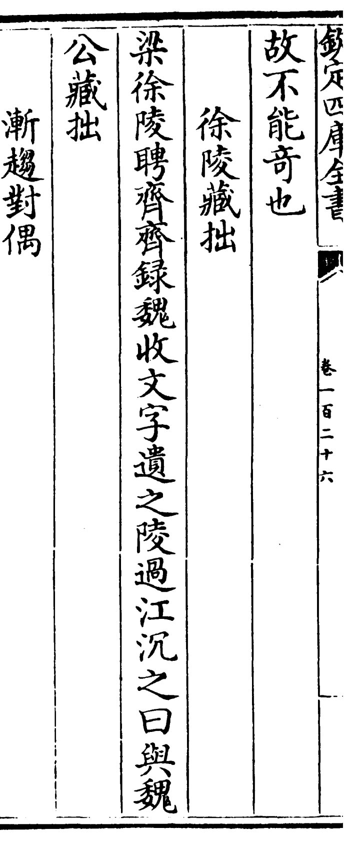
交遊故其文疏宕頗有奇氣

道衡沉思

隋薛道衡每至搆文必隱空齋蹋壁而卧聞户外有人便怒其沉思如此

子雲好奇

陳后山詩話揚子雲之文好奇而卒不能奇故思苦而辭艱善爲文者因事以出奇如江河之行順下而已至于觸山赴谷風搏物激然後盡天下之變子雲唯好奇



故不能竒也

徐陵藏拙

梁徐陵聘齊齊録魏收文字遺之陵過江沉之曰與魏公藏拙

漸趍對偶

朱子曰漢初賈誼之文質實晁錯說利害處好荅制策處便亂道董仲舒之文緩弱不荅所問切要處至無緊要處又累數百言東漢文章尤更不如漸漸趍于對偶

如楊震輩皆尚讖緯張平子非之然平子之意又卻理

風角鳥占何愈于讖緯陵夷至于三國兩晉則文氣日

卑矣

無愧風雅

或誦韓退之聖德頌至婉婉弱子赤立傴僂牽頭曳足

先斷腰膂處梁世榮舉子由之說曰此李斯誦秦所不

忍言而退之自謂無愧風雅何其陋也此說如何南軒

張氏曰退之所以為此言者必有說蓋欲使藩鎮聞之

畏罪懼禍不敢叛耳今人讀之至此猶且寒心况當時藩鎮乎此正是合于風雅處

王賦阮章

魏文典論王粲長于詞賦陳琳阮瑀長于章表書記今之俊也

孔書陸議

翰林論或問如何斯可謂之文答曰孔文舉之書陸士衡之議斯可謂成文也或又謂機文喻海潘藻如江謂

士衡與潘岳也

鑿心

唐尹知章少好學夢人持巨鑿破其心驚寤志思開徹

徧明六經仕為國子博士又金樓子云揚雄作賦有夢

腸之譚曹植為文有反胃之論言勞神也

浣腸

五代周王仁裕字德輦天水人少不羈年二十五始就

學嘗夢剖其腸胃引西江之水浣之顧見江中沙石皆

成篆籀由是文思日進平生作詩萬餘首集為百卷號西江集

夢吞色鳥

六帖晉羅含字君章夢吞五色鳥自後文章日進

夢吞金龜

牧豎閒譚五代劉贊文思遲鈍乃禱乾象乞文才一夕夢吞小金龜自後大有文思

積玉

晉葛洪字稚川稱陸機文猶玄圃之積玉五河之吐流泉源如一焉

碎金

晉桓溫見謝安石作簡文謚議看畢擲與坐上諸客曰此安石碎金

相如類俳

宋呂與叔待問詩學如元凱方成癖文似相如始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顔子得心齋

邢卲作賊

北齊魏收每陋邢卲文卲云江西任昉文體本疎魏收非直模擬亦大偷竊收聞之曰伊嘗于沈約集中作賊何意道我偷任時任沈俱有重名邢魏各有所好顔之推以二公意問祖珽珽曰觀邢魏之臧否即是任沈之優劣

舉筆便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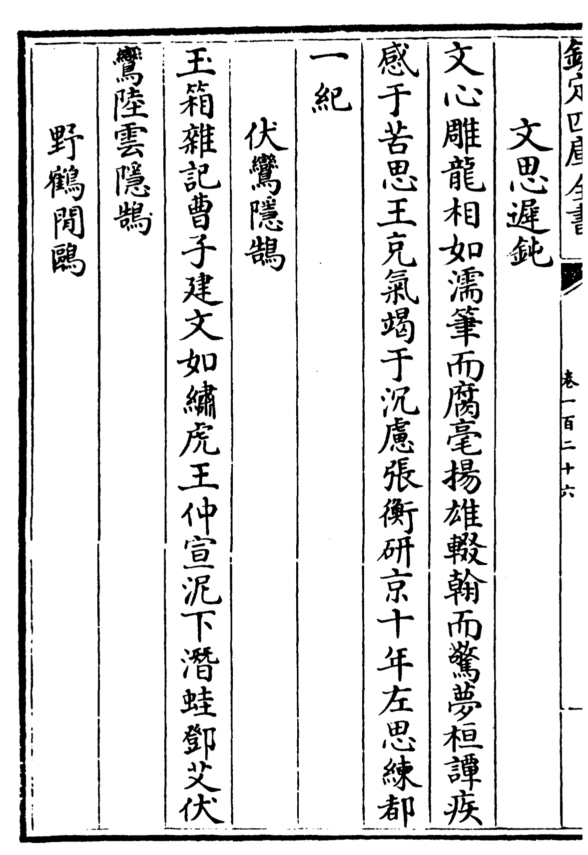
魏志王粲善屬文舉筆便成無所竄定人以為宿構

下筆立就

南史梁范雲字彦龍善屬文下筆立就人以為宿搆

文思敏速

唐李嶠字巨山乾符中以刀筆從王重榮為書記時車駕在蜀賊據京師軍書奏請堆積嶠文思敏速翰動如飛又晏殊類要淮南崇朝而賦騷枚臯應詔而成賦子建如口誦仲宣如宿成阮瑀據案而制書禰衡當食而草奏



文思遲鈍

文心雕龍相如濡筆而腐毫揚雄輟翰而驚夢桓譚疾感于苦思王充氣竭于沉慮張衡研京十年左思練都一紀

伏鸞隱鵠

玉箱雜記曹子建文如繡虎王仲宣泥下潛蛙鄧艾伏鸞陸雲隱鵠

野鶴閒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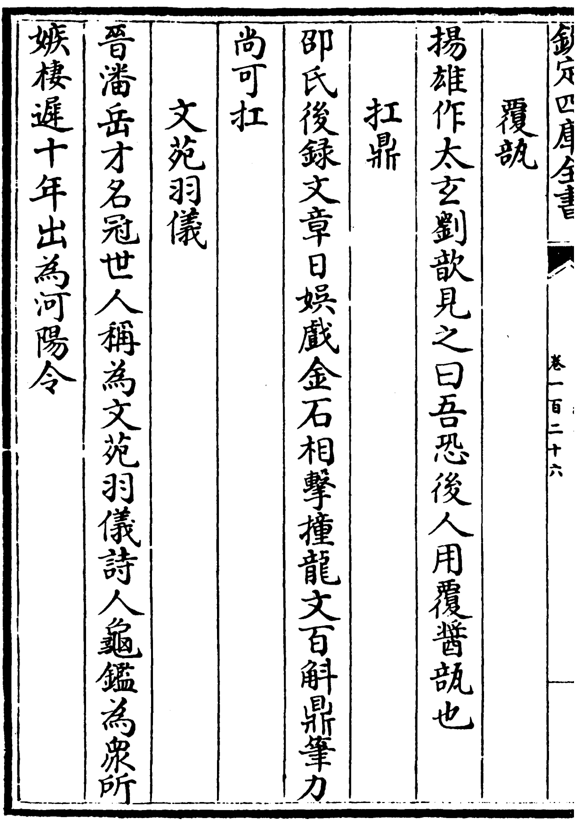
陶淵明歸去來辭如野鶴任風閒鷗立海歐公云晉無文章惟淵明歸去來辭唐無文章惟韓愈送李愿歸盤谷序

自出機杼

元魏祖瑩嘗語人曰文章須自出機杼成一家風骨何能共人生活也

欲焚筆硯

陸雲與兄機書君苗見兄文欲焚筆硯



覆瓿

揚雄作太玄劉歆見之曰吾恐後人用覆醬瓿也

扛鼎

卲氏後録文章日娱戲金石相擊撞龍文百斛鼎筆力尚可扛

文苑羽儀

晉潘岳才名冠世人稱為文苑羽儀詩人龜鑑為衆所嫉棲遟十年出為河陽令

文陣雄帥

天寶遺事張九齡嘗覽蘇頲文卷謂同僚曰蘇生之俊贍無敵真文陣之雄帥也又明皇嘗謂侍臣曰張九齡文章自有唐名公皆弗如也朕終身師之不得其一二此人真文場之元帥也

枯枝流芥

抱朴子曰王克所著文時有小疵猶鄧林枯枝滄海流芥未易貶也

繩樞草舍

譚苑韓浦韓洎兄弟皆有文辭洎常輕浦語人曰吾兄為文譬如繩樞草舍聊蔽風雨予之為文是造五鳳樓手浦聞之因親知寄蜀牋題詩贈洎曰十様鸞牋出蜀州寄來新自浣溪頭老兄得此全無用助爾添修五鳳樓

下馬作版

後魏高祖曰上馬擊賊下馬作露版唯孔脩之耳

立馬揮制

見博學

當歸阿士

齊劉孝綽小字阿士七歲能屬文舅王融曰天下文若無我當歸阿士又孝綽每作一篇好事者競相傳寫流聞河朔亭苑柱壁莫不題之

當避此人

歐陽脩與梅聖俞書讀蘇軾文不覺汗出快哉快哉老

夫當避此人放出一頭地也

倚馬才

晉桓溫征鮮卑喚袁宏作露布文倚馬俄成七紙又李白嘗曰請日試萬言倚馬可待此倚馬字從袁宏來後魏每戰克欲天下聞知乃書帛于漆竿上名曰露布

回牛筆

宋黄庭堅與秦少游詩東南淮海維揚州國士無雙秦少游欲攀天閣無九虎但有筆力回萬牛

夢授青管

青箱雜記梁紀少瑜字幼瑒嘗夢陸倕以一束青鏤管筆授之曰卿自擇其善者其文因此大進晉王珣為桓溫掾嘗夢人以大筆如椽與之既覺曰此當有大手筆事俄而武帝崩哀冊謚議皆珣所草天寶遺事李白少時夢筆頭生花自是才思贍逸名聞天下五代和凝夢人以五色筆一束與之自是才思敏捷年十九遂登第

夢呑丹篆

異人傳韓文公少時夢人與丹篆一卷強吞之傍一人拊掌而笑覺後胸中如有物噎後見孟郊乃夢中笑者

夢還疋錦

南史江淹字文通自宣城罷歸寓禪靈寺夜夢一人稱張景陽曰前以一疋錦相寄今可見還淹探懷中數尺與之其人恚曰那得割截都盡顧見丘遲謂曰餘此數尺以遺君自此淹文章躓矣又淹夢人授五色筆由是文藻日新後夢郭璞曰吾有筆在君處可見還淹乃探

囊中筆還之爾後絕無美句

夢遺丸墨

雜俎王勃字子安夢人遺以丸墨盈袖自是文章日進

高文大册

西京雜記枚臯文章敏速長卿制作淹遲皆盡一時之譽而長卿溫麗枚臯有累句故知疾行無善迹矣又楊子曰軍旅之際戎馬之間飛書馳檄用枚臯廊廟之中朝廷之上高文大册用相如

短篇大章

韓愈作權公文集序權公之文引物連類窮情盡變宫商相宣金石諧和寂寥乎短篇舂容乎大章如是者閲之累日而無窮焉

獨得八斗

南宋謝靈運言天下文章一石曹子建獨得八斗我得一斗自古及今共用一斗

只有四篇

宋劉子澄言本朝只有四篇文字好太極圖西銘易傳序春秋傳序

金聲玉振

世說晉衛玠與王敦相見敦謂謝鯤曰昔王輔嗣吐金聲于中朝此子復玉振于江表微言將絶而復傳不意永嘉之末復聞正始之音按正始魏齊王年號齊王名芳司馬師廢其主為齊王也此時何晏好老莊作道德論及文賦王珣好論道德而文詞不如晏天下翕然宗

之名理之學盛行于世

干將莫耶

唐李邕字泰和揚州人文名天下盧藏用嘗謂邕如干將莫耶難與爭鋒但虞傷缺耳武后時李嶠張廷珪薦之召拜左拾遺開元中遷北海太守時號李北海

凌顏轢謝

北史温子昇字鵬舉文章清婉避難歸魏濟陰王暉曰江右文人有顏謝任沈我温子昇足以凌顏轢謝含任

吐沈

並武同殷

唐李翱字習之祭韓退之文建武以還文卑質喪儷花鬬葉顛倒相尚及兄之為文思動鬼神開合怪駭驅濤湧雲包劉越嬴並武同殷宋蘇老泉云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魚黿蛟龍萬怪皇惑而抑遏掩蔽不使自露而人望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近視

錦心繡口

唐柳子厚乞巧文抽黄對白啽弄飛走駢四驪六錦心繡口宫沉羽振笙簧觸手觀者舞悅誇譚雷吼獨溺臣心使甘老醜

玉佩瓊琚

韓愈祭柳子厚文凡物之生不願為材犧罇青黄乃木之災子之中棄天脫馽羈玉佩瓊琚大放厥辭富貴無能磨滅誰記子之自著表表愈偉不善為斲血指汗顔

巧匠旁觀束手袖間子之文章而不用世乃令吾徒掌

帝之制又蘇老泉云柳子之文如峻峯絶壑壁立千仞間見層出森然于蒼煙杳靄之外望之者不能躋躋之者不能踰

免學沈謝

外史檮杌鄭奕嘗以文選教其子其兄曰何不教他讀孝經論語免學沈謝嘲風咏月污人行止

羞稱曹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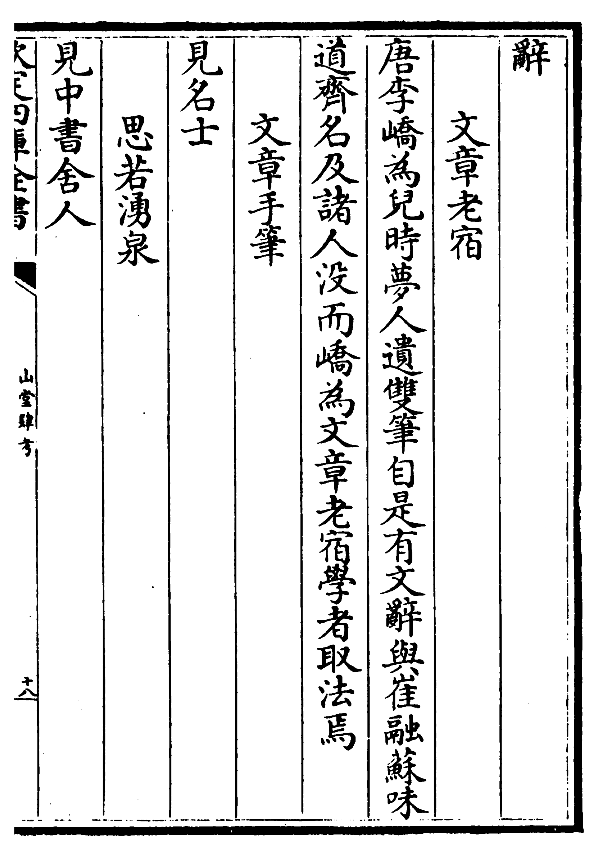
唐文藝傳閻士和事蕭穎士穎士死著論稱穎士所長以為聞穎士之風者五尺童子羞稱曹陸

不易一字

唐王勃每屬文先磨墨數升酣飲引被覆面而卧及寤援筆成篇不易一字時謂腹藳

不餘一言

韓退之上于頔書文章言語變化若雷霆浩瀚若江漢正聲諧韶濩勁氣沮金石豐而不餘一言約而不失一



辭

文章老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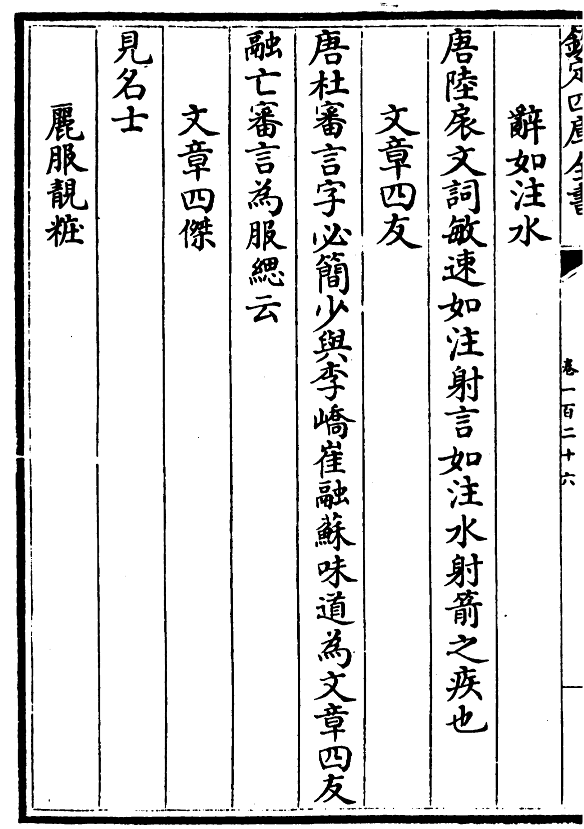
唐李嶠爲兒時夢人遺雙筆自是有文辭與崔融蘇味道齊名及諸人没而嶠爲文章老宿學者取法焉

文章手筆

見名士

思若湧泉

見中書舍人



辭如注水

唐陸扆文詞敏速如注射言如注水射箭之疾也

文章四友

唐杜審言字必簡少與李嶠崔融蘇味道為文章四友融亡審言為服緦云

文章四傑

見名士

麗服靚粧

唐張說與徐堅論近世文章說曰李嶠崔融薛稷宋之問之文如良金美玉無施不可富嘉謨如孤峰絶岸壁立萬仞濃雲鬱興震雷具發誠可畏也若施之廊廟則駭矣閻朝隱如麗服靚粧燕歌趙舞觀者忘疲若律之風雅則罪人矣堅問今世如何說曰韓休之言如太羹玄酒有典刑而薄滋味許景先如豐肌膩體雖濃華可愛而乏風骨張九齡如輕縑素練濟時用而窘邊幅王翰如瓊杯玉斝雖爛然可珍而多玷缺堅謂篤論

犀角象齒

唐舒元輿元和中進士獻文闕下不報上書自言曰漢主父偃以布衣上書朝奏暮召臣所上八萬言鍛鍊精粹出入今古數千百年拔犀之角擢象之齒豈主父偃等可比哉

卓冠一時

唐文藝傳侍從酬奉則李嶠宋之問沈佺期王維制策則常袞楊炎陸贄權德輿王仲舒李德裕言詩則杜甫

李白元稹白居易劉禹錫譎怪則李賀杜牧李商隱皆

卓然以所長為一時冠

洞視萬古

唐李漢作韓文序退之為文汗瀾卓踔淵泫澄深詭然

而蛟龍翔蔚然而鳳虎躍鏘然而韶鈞鳴日光玉潔周

情孔思千態萬貌洞視萬古卒澤于道德仁義炳如也

又宋景文作退之贊愈以六經之文為諸儒倡障隄末

流反刓以樸剗偽以真粹然一出于正刊落陳言橫騖

别驅汪洋大肆要之無牴牾聖人者其原道原性師說數十篇皆奥衍宏深與孟軻揚雄相表裏而左右六經云

多檢書册

唐李商隱字義山文宗時人為文多檢閱書册左右鱗次號獺祭魚

合檢出處

宋楊文公億所用故事常令子姪檢出處每段用小片

紙録之綴粘所録而蓄之時謂衲被

辭尚奇詭

唐李賀辭尚奇詭絶去翰墨畦徑

辭好艱深

宋景文公修唐史好以艱深之辭文淺易之說

韓文擬體

祭竹林神文其體疑出于書祈太湖神文其體疑出于

國語弔武侍御文其體疑出于離騷其哀歐陽詹與獨

孤申叔之文疑出于莊子內篇賈誼賦鵩之體

柳文擬體

天對則祖屈原之天問乞巧文則擬揚雄之逐貧先友記則法家語七十二弟子解又黄山谷云退之送窮文出揚子逐貧賦子雲解嘲擬宋玉答客難退之進學解擬子雲解嘲柳子厚晉問擬枚臯七發

孫樵真訣

唐孫樵與王霖書嘗得為文真訣于來無擇無擇得于

皇甫持正持正得于韓退之然𩀱未嘗與人言及文章懼得罪于時也

彦伯澁體

朝野僉載唐徐彦伯為文多求新竒以鳳閣為鵷閣龍門為虬户金谷為銑溪玉山為瓊岳以芻狗為卉犬以竹馬為篠驂後進效之謂之澁體

以文致窮

六經作孔子削迹不粒矣孟子述子輿坎軻齊魯矣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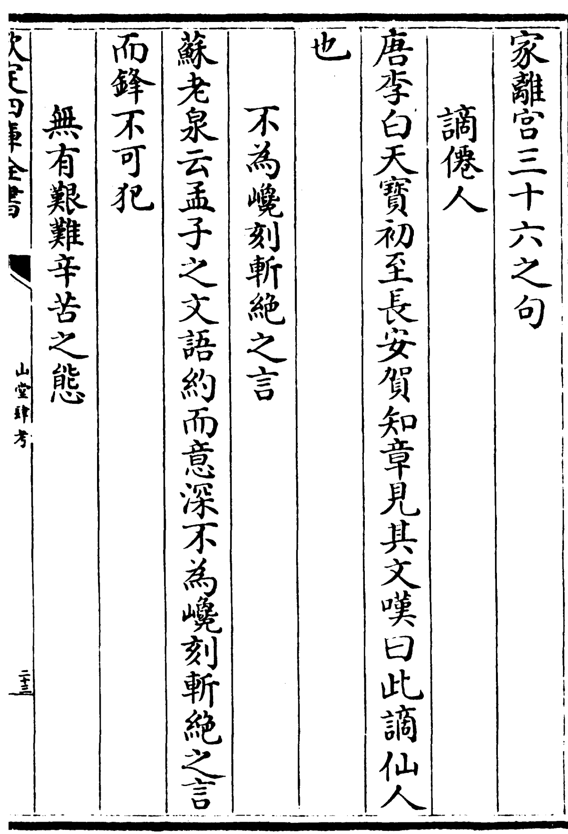
遷以史記禍班固以西漢書禍揚雄以太玄法言窮杜甫李白王江寧相望以窮者皆以文也

作文犯諱

陸威為郎官褚載以文投獻數字犯威家諱威因矍然載尋以牋致謝曰曹興之圖障雖精絲懃誤筆殷浩之矜持太過翻達空函

筭博士

朝野僉載駱賓王文好以數對如泰地重關一百二漢


家離宫三十六之句

謫僊人

唐李白天寶初至長安賀知章見其文嘆曰此謫仙人也

不為巉刻斬絶之言

蘇老泉云孟子之文語約而意深不為巉刻斬絶之言而鋒不可犯

無有艱難辛苦之態

老泉云歐陽之文紆徐委備往復萬折而條達流暢無所間斷氣盡語極急言竭論而容與閒易無有艱難辛苦之態又神道碑歐公于文天才有餘豐約中度雍容俯仰不動聲色而義理自勝短章大論無施不可有欲效之不詭則俗不淫則陋終不可及是以獨步當世求之古人亦不可多得

連開姓名

唐楊炯為文好以古人姓名連開如云張平子之譚略

陸士衡之所記潘安仁之所賦宜其陋矣仲長統何足以知之人號點鬼簿

各較工拙

沈存中筆譚穆修張景同造朝待旦于東華門外方論文次適見有奔馬踐犬以死二人各記其事以較工拙穆曰馬逸有黃犬遇蹄而斃景曰有犬死奔馬之下時文體新變二人之語皆拙澁然當時謂之工可嘆也

張陳相推

吳張紘見陳琳作武庫賦應機論因與琳書深嘆美之琳答曰今景興在此足下與子布在彼所謂小巫見大巫神氣殫矣

王蘇相誚

西清詩話王荆公見蘓東坡醉白堂記曰乃是韓白優劣東坡聞之曰介甫虔州學記乃學校策耳

不及退之

唐李朴題柳集子厚文詞淳正雖不及韓退之至氣格

雄絶亦退之所不及然子厚論著大抵非怨憤必刺毀

至辨論語下篇尤害道

當學馬遷

宋唐庚字子西眉州丹稜人嘗曰六經以後便有司馬

遷三百五篇之後便有杜子美文當學司馬遷詩當學

杜子美

中和之氣

唐許景先常州人能文章張説曰許舍人之文雖乏峻

峰激流而詞旨豐美得中和之氣

縱横之學

邵氏後録東坡中制科王荆公問吕申公曰見蘇軾制策否申公稱之荆公曰全類戰國文章若安石為考官必黜之故荆公後修英宗實録謂蘇明允有戰國縱横之學

求集事類

白居易著六帖以陶家瓶數十各題門目作七層架列

齋中命諸生求集事類投瓶中倒取抄録成書故紀代無次

改換詞語

見翰林學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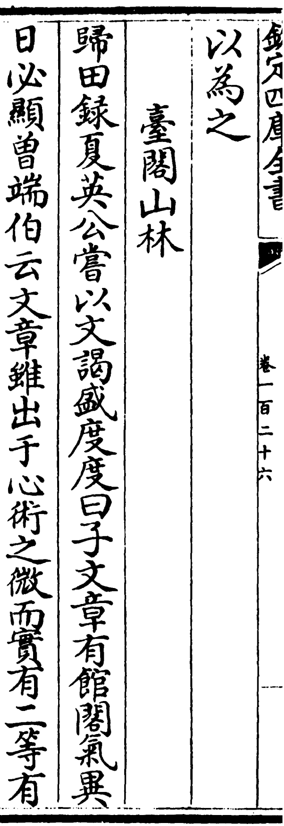
羇旅草野

韓文公荆南詩集序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聲奥妙懽愉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是故文章嘗發于羇旅草野而王公貴人志得意滿非性能而好之則不暇

以爲之

臺閣山林

歸田録夏英公嘗以文謁盛度度曰子文章有館閣氣異日必顯曽端伯云文章雖出于心術之微而實有二等有山林草野之文有朝廷臺閣之文山林之文其氣枯槁道不得行著書立言者所尚也臺閣之文其氣温潤豐縟乃得位于時者所尚也王安國嘗語余曰文章格調須得官樣若韓子蒼者乃臺閣之文豈所謂官樣者歟



好人譏彈

容齋隨筆曹子建與楊德祖書曰世人著述不能無病僕嘗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即時改定昔丁敬禮嘗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以才不若人辭不為也敬禮謂僕卿何所疑難文之佳麗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耶吾嘗嘆此達言以為美譚後任昉為王儉主簿儉自作文令昉點正昉因定數字儉嘆曰後世誰知子定吾文正用此語

竊人注解

郭象傳先是注莊子者數十家莫能究其旨統向秀于舊注外為解義敷演奇致大暢玄風惟秋水至樂二篇未竟而卒象為人行薄以秀解義不傳于世遂竊為已注乃自注秋水至樂二篇又易馬蹄一篇其餘衆論或點定文句而已

學奇學澁

國史補唐元和之後文章則學奇于韓愈學澁于樊宗

師歌行則學放曠于張籍詩句則學淺切于白居易學矯激于孟郊學浮靡于元稹俱名為元和體

煩句煩字

劉知幾史通曰公羊傳稱郤克眇季孫行父禿衛孫良夫跛齊使跛者逆跛者禿者逆禿者眇者逆眇者宜除跛者以下字但云各以類逆者即見此為煩句也史記張蒼傳云年老口中無齒今盡去年及口中字可以成句而二字妄加此為煩字也

文有氣骨

朱子曰前輩文字有氣骨故其文莊浪今人只於枝葉上粉澤如舞訝鼓然其間男子婦人僧道雜色無所不有但都是假底舊見徐端立言石林嘗云今世文章只有個減字換字法耳如言湖州必須去州字是減字法也不然則稱霅上是換字法也

文有法度

朱子曰陳后山之文有法度如黄樓銘出當時諸公皆

斂衽今人都無他抑揚頓挫

唐庚精密

宋唐庚為文精密通世務嘗作名治察言閔俗存舊等篇學者稱之

南豐雄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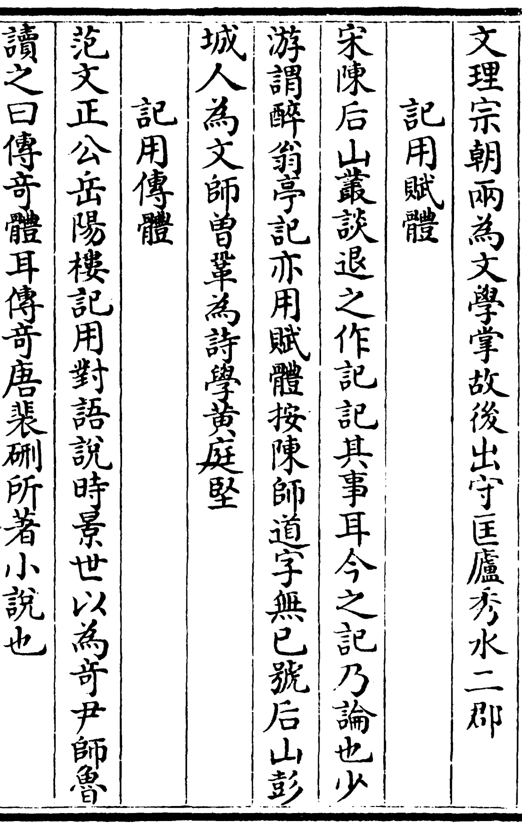
宋王震南豐文序南豐之文標鶩奔放雄渾瓌偉若三軍之期猛獸之抉江湖之波濤煙雲之姿狀一何奇也

滔滔汩汩

東坡曰吾之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雖一日千里無難久則真與石山曲折隨物賦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當行常止于所當止如是而已矣又綱目蘇軾與弟轍父洵為文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雖嬉笑怒駡之詞皆可書而誦之

奇奇怪怪

宋方岳字巨山號秋崖長於詞翰有小槀行于世方澄孫序之曰奇奇怪怪之文如其人磊磊落落之氣如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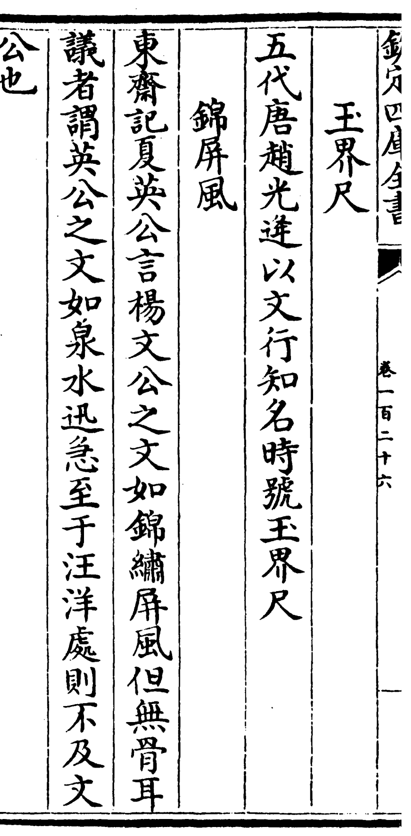
文理宗朝兩為文學掌故後出守匡廬秀水二郡

記用賦體

宋陳后山叢談退之作記記其事耳今之記乃論也少游謂醉翁亭記亦用賦體按陳師道字無已號后山彭城人為文師曾鞏為詩學黃庭堅

記用傳體

范文正公岳陽樓記用對語說時景世以為奇尹師魯讀之曰傳奇體耳傳奇唐裴硎所著小說也



玉界尺

五代唐趙光逢以文行知名時號玉界尺

錦屏風

東齋記夏英公言楊文公之文如錦繡屏風但無骨耳議者謂英公之文如泉水迅急至于汪洋處則不及文公也

熟讀檀弓

黄魯直曰嘗問東坡作文之法坡云但熟讀檀弓當得

之既而取檀弓一篇讀數百過然後知後世作文不及
古人如觀日月也

好讀大誥

宋景文公未第時爲學于永陽僧舍或問曰君好讀何
書答曰予最好讀大誥故景文文多謹嚴至修唐書其
言艱其思苦蓋亦有所自歟

流輩推許

宋王珪字禹玉華陽人弱歲竒警出語驚人其文章爲

流輩共推許朝廷典冊皆出其手

坐客嘆譽

潘子岳詩話東坡作表忠觀碑荆公置座隅葉致遠楊德逢在坐公曰斯作絶似西漢坐客嘆譽不已公曰西漢誰人可擬德逢曰王褒蓋易之也公曰不可草草德逢復曰司馬相如揚雄之流乎公曰相如子雲未見叙事典贍如此也直與子長馳騁上下坐客悚然曰畢竟似子長何語公徐曰楚漢以來諸侯王年表也

詞勝理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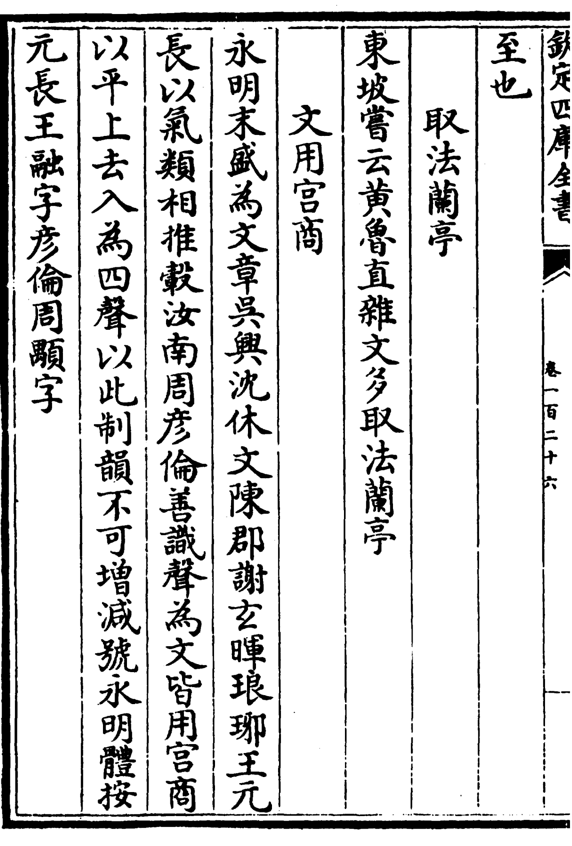
侯希聲謂李觀之文詞勝理韓愈之文理勝詞

和氣英氣

詩話歐公之文和氣多英氣少蘇公之文英氣多和氣少

表裏伊訓

東坡集諸葛亮出師表簡而盡宣而不肆大哉言乎與伊訓說命相表裏非秦漢而下以事君為容悅者所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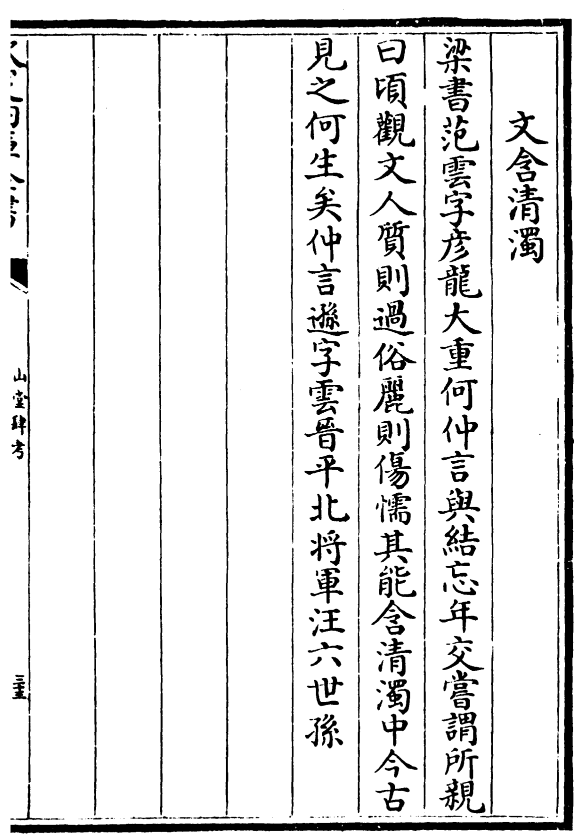
至也

取法蘭亭

東坡嘗云黄魯直雜文多取法蘭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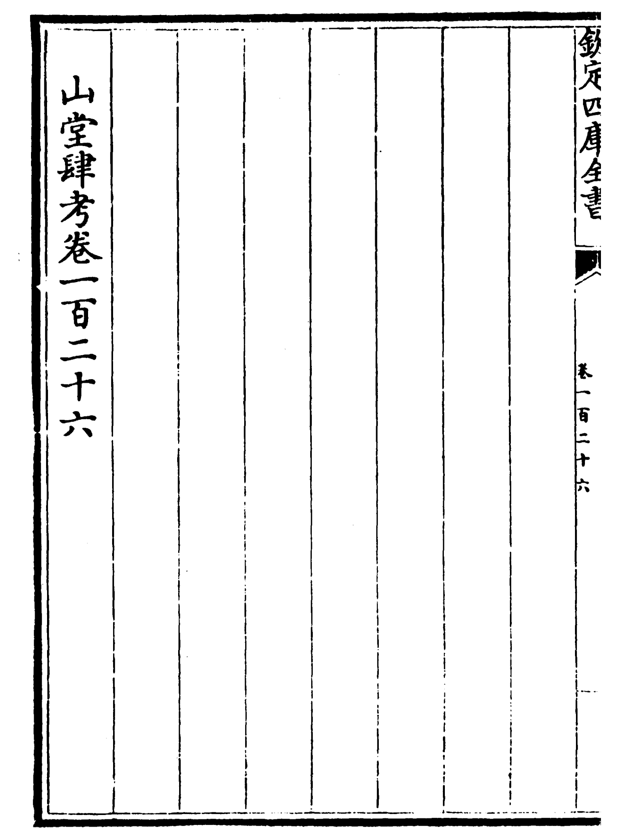
文用宫商

永明末盛為文章吳興沈休文陳郡謝玄暉琅琊王元長以氣類相推轂汝南周彦倫善識聲為文皆用宫商以平上去入為四聲以此制韻不可增减號永明體按元長王融字彦倫周顒字



文含清濁

梁書范雲字彦龍大重何仲言與結忘年交嘗謂所親曰頃觀文人質則過俗麗則傷儒其能含清濁中今古見之何生矣仲言遜字雲晉平北将軍汪六世孫


山堂肆考卷一百二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二十六